

中山郝中丞全集



中山奏議卷之三

中山郝浴雪海甫著

巡醴疏

入境受事疏

臣自

皇上收還舊班間採芻議竊謂日近 聖顏陳力面  
啟冀稍補 宸衮之萬一即捐軀職下亦心所  
甚甘不期復奉外差臣聞 命一驚當兩淮弊  
積勢絀之日而反使此執固守拙之人方且瞻  
戀 闕庭懼深負乘欲力任恐非其才欲力辭

從無其例欲以所聞所訪先疏瀆陳又慮採聽之未確因於九月初七日 陛辭星裝匹馬已於十月十三日入境至揚州 臣署恭設香案望闕謝 恩續接前鹽臣席珠移送一應文卷到 臣 臣隨管受事矣計今

皇上宵旰坐籌竭帑儲捐例以討餘孽於遐荒為蒼生手造太平念中外臣工以及淮差諸僚應無不仰體 聖心各嚴已分使向來之欲竇利孔一一全塞期各項之正入餘收頭頭出見先求皇上豁然四照 臣在淮言淮則必自微臣一念之無

私起 臣深思弊源曲籌良法斷不敢作半截清官自欺此心以上欺所天下欺所屬况甘貧厲行已三十餘年實乃微臣素心倘有橫干功令暗作機關或借名條畫以病鹽而蠹國因以中 臣即 朝廷之巨慙而微臣之寇讐也鷹鷂之逐鳥雀雖隕越而何惜乎除將全淮利弊一一酌宜續請外先將微臣入境日期理合報聞 重新鹽政大綱疏

臣見

皇上坐籌軍餉 睿智所周無項不清無弊不革聖

心勞矣至於兩淮鹽法天下皆知其弊臣請為  
皇上一剖其實以事內論自臣及運道分司并場所  
微員下至各行胥役及綱食兩商如一私則無  
所不私以事外論則附近衙門著寄紳衿經由  
客宦爭入此水陸交衝之區匝繞鹽署擾無虛  
日又或空囊無籍關涉奸胥居停猾商隨機挾  
詐無不私而若一無所私擊之無端誅之不勝  
遂使兩淮鹽務耗蝕有年日懸一疑團於天下  
臣請自今一斬前習計淮南淮北綱課食課各  
依額定銀數此外不得多出一分其淮南淮北

綱鹽食鹽各依額定鹽數此外不得多帶一分  
鹽屬各官不得私索一分有則題叅拏究此事  
內之嚴也其事外凡附近一切衙門及經過新  
舊公私之官一員不許瀆擾有則題叅前奉有  
都察院題覆凡各差御史有過往親朋官長往  
來交際一槩停止如有故違事發日交與該部  
治罪之行此事外之嚴所以成事內之嚴也其  
無引窮商市棍不得借增窩添課減斤代銷等  
名色蠹食正引暗圖私計聽其虛辭反虧正課  
如真可行臣豈不自行題請以要美名此保課

而漸圖增課之嚴也又淮鹽額行四省地方其道府州縣等官責成事例盡行廢格每與臣檄牴牾壅引虧課病皆坐此當此軍需緊急懇邀睿照有向來題定款項亦如治河運漕事例俾有司恪為遵守庶有補救此行法而全局奉法之嚴也臣自揣駑鈍荷

皇上殊恩親撫孤踪而起之在朝每懼素餐在差益惕負乘懇祈

皇上勅部務如臣所請使營私之弊如暗得燈奉公之官如繩引墨私販絕如堵牆官鹽行如流水

則國是猶存於兩淮商脈尚綿於數載公家可以早晚取給臣若徒事因循不知報國縱屏一切之私無濟於實其曠職亦不堪自問矣請申飭四省文武有司疏

兩淮行鹽首自沿海三司二十七場起逮商人中鹽出場以一線內河魚貫而過分司又魚貫而至關橋又魚貫而至儀所然後放乎大江一掣發封乃沂江西上至於江南江西湖廣各赴岸口千溪萬派入於支流之縣分其淮北亦自安東入淮入河赴於各岸而抵乎開封南陽等

屬此全局之首尾源流也臣以隻手中挈於維揚儀真之間運司辦課分司董築場官中鹽臣雖力清諸弊嚴飭鹽屬不能分身四省其近而附場臨所之有司或襟江帶河私鹽出沒遠而入岸分銷之有司或勒票抑值陋例頻仍舊法盡廢全無責成臣即示以功令或逼睨而袖手旁觀或遠望而鞭長莫及私販如雲并無一人緝拏官鹽如土安能按日督銷以故陋例病商私鹽病課積引病法至於今日案查順治十八年鹽臣李贊元條議部覆奉旨凡有與販

私鹽地方官失於覺察被人赴鹽院衙門首告一次者該御史指名題叅降職一級二次降職二級俱准其戴罪限一年內緝獲私鹽一次者還職一級二次還職二級被人告首三次者革職若果認真巡緝拏獲私鹽三次者該御史查明具題紀錄一次有六次者紀錄二次有九次者加職一級其武官或失覺察或能緝獲其處分紀錄俱照地方官前例又查定例內銷引欠一分者停其陞轉欠二分者降俸一級欠三分者降俸二級欠四分者降職一級欠五分者降

職二級欠六分者降職三級欠七分者降職四級以上俱令戴罪督銷欠八分以上者革職其戴罪督銷者限一年銷完如限年內不完照徐淮等倉錢糧年限內未完例處分通行在案但歷年以來併未真實奉行祈

皇上勅部嚴加申飭使四省有司一體遵行務按季緝私計綱銷引通革一切陋弊而後軍需鹽法立呼立應至於回空漕船從天津山東等處南來細人行私不無夾帶臣過淮時亦面與漕臣帥顏保同心公酌漕臣亦自行委察臣請於揚

州鈔關漕回過關盤察私貨之時臣即委清慎官眼同察鹽既不至稽遲漕務亦不至暗帶私鹽一舉兩得其京口地方多有沿江小河正是大夥私販徑入江廣之路更飭江防文武等官一體緝拏在產鹽之地其道府州縣與銷鹽之地道府州縣若各舉其職不但杜私疏公國課賴充亦可因事類推知其官清而政舉盜息而民安也鹽入河而喜河工之治鹽涉漕而知漕事之修各關之權課同清四差之鹽政畢舉皇上亦當怡顏四顧討逋逃於指掌之間矣

請定速運速銷之法疏

案查舊例鹽臣交代俱在七月及節徵正雜課銀呈綱造馬之後自十二月開掣次年六月掣完陸續抵岸後因裁差付巡撫代管隨經於康熙十二年復差至十月方行交代至次年二月方行開掣至九月十月方行掣完及至抵岸已到仲冬其抵岸之時正屆奏銷之期故節節遲至今日此運遲銷遲之故也至於遲運遲銷亦有其弊自場及所中間道里寫遠節目繁多苦無精明清直之官分理綜核又逐處有作弊行

私之礙或以多鹽築包或以過壩過橋過所解  
引票不符公私混冒皆致稽遲甚有一種積  
玩之商計新舊交代之時為期已迫不暇細盤  
托故觀望希圖多帶及抵岸之後地方官又派  
索陋例遲給水程故運銷俱遲此遲運遲銷之  
弊也又淮北內商坐地發鹽俱水商自行投買  
自行零銷包築過大所驗不清故運銷之遲其  
弊更甚於淮南臣請設為催僱商人之法與責  
成有司之法以速之請自二月為始期於八月  
終盡數全完照各商引數多寡分為十限抵所



候掣二月完一分三月完一分閏三月四月五月六月每月俱完分半七八兩月每月各完一分每至月終按引查比如有風雨河道稽遲臨時再酌其或觀望夾帶不照定額即計引懲罰候逐項類報以助軍需此所以清商人之弊也至於各省抵岸之日該鹽道及府州縣有司即應從公分派照例給程並不得勒索陋例及市棍里豪抑價把攔及縱容透販私鹽使孤弱客商異鄉束手以後若有此等情弊本商具情控明臣察實即飛章叅處若鹽道不行揭報即以

狗庇題叅此所以清有司之弊也除臣嚴飭各商嚴行有司外恐積習難破祈 勅下該部議覆嚴行申飭至於運遲銷遲之故既不能復七月交代之期自不能依十一月奏銷之限臣謹另疏酌請

寬期銷引疏

竊念課為急需以百十萬之額徵取給於兩淮逐末之商特賴其人走遠如鶩履險如平急公之心加以趨便為可恃也臣今日擊商情見其努力輸公罄資辦裝稱貸那移竊憂其不足恃

而仍思所以恃之則於決無可寬之中稍存酌期行銷之意俾其心乘時應機不致一蹶全仆然後課終有賴臣受事後傳集眾商用滾綱舊法公取資重引多之人僉二十四名盡以散商分隸其下一切納課杜私皆按名責成並諭以綱食諸鹽務期赴場早築赴所早掣赴岸早銷一剗積習而眾商哀籲以為嚴督之下豈敢遲輸但開江之後牽纜逆流動稽時日及到地方亦須時值稍酬方可賣銷不致有虧成本且江廣一帶皆係用兵地方察浙江江西凡刑名錢

穀諸事皆以用兵得蒙寬限懇乞俯察商情急賜題請一例展限等語臣竊思情法要於適中遲速務期不悖臣既惡僭運之遲恐墜成法為亟催之請而又慮趨迫之過徒虧血本復不能不為展限之題者蓋以淮鹽必一切正雜課銀全完而後得呈綱開掣當此軍需孔亟苟不嚴催僭運則銀不在官何由充餉此臣所以有亟催之請也至於開江解纜賁引銷鹽之日欲急進則風信無常既慮本年之裝載可虞欲急售則虧折成本又致來年之額課難繼種種隱情

無由宣達故臣謂納課之期不容稍緩而行銷之日不妨少寬其所以難緩者欲令正雜課銀早輸於官也其所以稍寬者欲令因利乘勢而本不虧又以密速來年之課亦得早輸於官也喜得售值則捲利重來苦事督銷則挈資遠遁此自諸商至情況湖北江西皆係大兵屯劄之地各該有司方急糧芻以供兵馬其勢不能兼顧銷引造冊遂致稍遲在派索陋例之有司自當嚴立處分而冲煩受累之有司亦當少為寬假此又臣再四籌畫而不得不曲為酌請者也

除江淮附近州縣易於運銷無容請展外其湖北江西懇邀 睿鑒照浙江等處用兵事例一體展限遵行則官不苦於逾期商不苦於急售本年軍需來歲正額且將源源而來以備無窮之課矣

題委有司佐貳解餉疏

臣總計鹽屬各官御史提綱挈領掣鹽催運百事皆所稽察運司催徵起解銖兩皆其親督運同橋掣運副解捆皆有專事於一百三十餘萬之鹽而三分司一劄泰州一劄通州一劄淮安各

有徵比折價秤驗包築之勞其餘二十七場大使皆以微員稽察場務分徵折價自臣到任後見運使羅文瑜在閩未經赴任暫以驛鹽道金鎮委署兩員俱未著實泰州分司運判張文燦以解粵餉未回暫以泰州知州嚴愈委署淮安分司運判金世卿以解粵餉未回暫以安東知縣李儀委署此四員俱未著實一同一副既裁一判題留未下此三員盡屬虛懸而通州分司運判徐兆宣以初任於十一月又經領解赴粵該司經歷知事俱僉解餉臣一行開徵起運事

事須臣親驗處處須臣親督一百三十餘萬之鹽不時委官嚴察一百七十萬有奇之餉不時差官遠解在察鹽既無可委之員即解餉亦無待僉之官查附近有司佐貳為督造烏船派封木枝察修河工驅策殆盡局內既成孤掌局外徒成蒿目呼應苦無一人諸務何以修舉况剔奸蠶弊必須能員奉公守法更須良吏邇來吏治日偷類皆膜視謹預先題明如附近賢能有才堪兼理許臣借才擇委至於委解協餉定例內有選擇同知通判等官押解如同知通判等

巡鹽疏  
官別有委用應選差州縣中廉幹佐貳等官並將經歷知事等官內選擇通行在案嗣後鹽屬官員不足伏乞允臣精選才守之官資臣釐剔從臣僉解庶鹽政可舉公事無悞凡奉臣憲檄使各輸秉公之心同起維新之見則於國為鹽政有攸賴焉

請免議銷引違限職名疏

奉都察院劄付准戶部咨稱臣等查得先經前任兩淮巡鹽御史戈英疏稱康熙十三年分鹽引江掣在七月終旬及抵江右已屆初冬不能

以月餘工夫運盡一歲之鹽非有司怠玩等因具題臣部以湖北江西俱經違限該御史不即指名題叅豈可借稱非有司之怠玩行令將未完之遲延各官職名題叅去後今據該御史席珠疏稱江西驛鹽道黃元驥湖北驛鹽道余三汲雖以鹽船到遲限內難以造報實非有司怠玩為題但限期已近仍未將遲延各官職名開列呈報殊屬不合理應一併題叅等因具題前來查該御史既將驛鹽道黃元驥余三汲題叅應交與吏部查議再該御史不將引鹽未經銷

完遲延各官職名開列題叅止將黃元驥余三汲題叅不合仍應請 勅該御史將遲延各官職名開列題叅并未解鹽引六萬四千三百八十八引作速繳部可也奉 旨依議欽此劄行前來隨該前鹽臣席珠備行江西湖北二鹽道並兩淮運司查催去後未據回詳今據湖北驛鹽道余三汲江西驛鹽道黃元驥詳稱淮南甲乙綱鹽掣運較昔倍遲船鹽到半已逾奏銷之期及陸續到齊自難遵例造報乞俯念從前掣運稽遲實非有司怠緩亟賜題請等情又據署

兩淮運司事江蘇驛鹽道金鎮詳稱部查未解鹽引六萬四千三百八十八引係河南併江南廬鳳等屬應銷淮北綱引原在十四五年內水商買赴投銷已於十六年五月內附解五萬七千六十一引又商人胡恒益二百三十引據來安縣報稱被火焚沒又續據安徽驛鹽道解到霍丘縣六百六十二引統發收貯已經前鹽臣席珠各據情由報部在案仍有未到六千三百三十五引係河南汝寧府屬州縣十五年内各水商零星買銷之引見在嚴催但淮北鹽引

過所之後例係各屬水商赴淮交易零星投銷非同淮南隨掣隨運者比故淮北奏銷難拘年分等情到臣該臣看得十三年分銷引一案其違限之由實因鹽船抵岸之遲抵岸之遲實因所掣之遲所掣之遲實因到任之期前以七月今以十月在七月則次年掣早到早在十月則次年掣遲到遲論理當題明展限推情非怠悞違期故兩道無冒報之職名兩差無執法之題叅也但早應據實題明則無煩部駁屢察念事在十五年正月十二日 敕詔以前似可仰邀

皇恩一例援宥至於六萬四千有零未銷之殘引實在淮北淮北之遲銷由於水商之自買自買投銷故難於一時彙報不能一時彙報由於各屬陸運案查康熙八年部駁邳州銷引一案據御史胡什巴等疏稱順治十八年未銷引目二千五百八十八引該州於康熙六七兩年多銷殘引以抵前數實因淮北不能按年行銷故奏銷之時不拘何年引目止以本年銷過之引即作本年應銷之數按額考成等因已經部覆題允年來奉行既久達部亦成舊例故汝寧

等府仍有查催待銷之六千三百三十五引也  
既經該運司查覆前來相應一併題明

請展限銷引疏

據署兩淮運司事江蘇驛鹽道金鎮詳稱查得  
銷引奏銷例限十一月內冊報惟是往年江掣  
在於仲夏鹽差復命在於初秋鹽艘抵岸其奏  
銷自可依十一月之限近年鹽差復命移在冬  
初於江掣已遲一季故奏報難副舊期也案查  
甲乙等綱俱蒙前差各御史具疏請展今丙辰  
之鹽江掣又在八月本司雖日事查催但始因

水涸修閘繼以候審 欽案各商始次第舉行  
報冊裝船至十月初旬而後竣若仍拘往例於  
十一月奏銷則江楚距儀各數千餘里溯流而  
上誰能一時抵岸是鹽未至而限已臨請賜題  
明展限庶免遲悞之咎等因到臣據此該臣看  
得兩淮銷引奏銷原定十一月內造報自康熙  
十二年七月鹽差歸併撫臣迨後奉 旨仍差  
御史及抵淮受事已在孟冬較前已遲三月矣  
今循序開徵開所次第堆垣先後解碯例於差  
終兩月之前臨江大掣計抵岸已屆冬初又轉



行州縣銷引造冊道路往返勢不能以月餘工夫而盡銷一歲之鹽克副向來之限且裝運引鹽必俟各商正雜課完方行掣放中間實有應舉之條首尾方無掛漏之病案查十五年分鹽課奏銷已蒙部覆邀 恩寬限至六月奏銷則銷引奏銷亦應邀 恩展限至二月奏銷一視同仁庶商運中節課源有益而考成歸於畫一有司知所遵守矣

勸輸烏船梳木疏

臣在淮兩月凡一切鹽政陋弊清思力剔羣商漸知奉公聞吳逆力窮勢蹙一舉可滅我

皇上廟算勅下江省督造沙船烏船期於水陸齊發又特遣戶部大臣伊桑阿催造此誠第一要著所有烏船應用梳木向民間遍覓更於產處收取恐一時難備大臣伊桑阿移咨遣官向臣曲商以為鹽課亦屬緊要不宜輕動商梳議價議還足見愛 國體商不敢悞課之苦心臣隨行文運司及江廣驛鹽道挨查合式者去後又傳諭各商以為目前討賊必需烏船六十號因必需梳木六十根是用此六十號烏船以討賊即

待此六十根桅木以討賊也諸商一聞共為爭額願措捐此桅以永靖邊疆隨據商人陳恒升程謙六申建業亢順吉吳士和等稟稱蒙憲諭今烏船需用巨桅以濟軍工一時難覓將暫那鹽桅或給價或補還情雖累商義實討賊商等鹽桅巨細不一價或二三百兩三四百兩不等俱係難備必需之具今既可供滅賊之用商等俱切同讐敢不各効綿力願於江廣冊載二百隻船中聽憲檄各鹽道擇選合式六十根在商等已船桅木固願勉捐即係船戶桅木亦願自

行償價以佐朝廷奏凱之功以舒院憲籌畫之勞等情臣竊念此屬各擁資本為國辦課亦皆有一種義激向上之誠今其輸心努力如此除行文并差官查驗選取外恐聖心懸切謹星馳奏聞

增行湖南蠲引疏

臣抵任後曾詳陳鹽法拜有七疏及閱邸抄見九卿之議部臣之覆仰承睿照俱付政本批行羣商感動皆以為自今以後病商之蠹盡去辦課之期有餘鋤奸疏引之有司各隨在奉法

而上下陋例又得一一破除商資可保鹽法無虞無不祝頌 皇仁近又以捐梳之事 天語溫和下被萬商一字之褒歡聲雷動臣固知利孔歸一而商情之可以義勸也因面諭羣商爾輩既知 國恩今大兵進勦大部持籌即當於稍可增加之處為勉力均攤之舉隨據商綱陳恒升等二十四名公稟有仰遵憲諭急公濟餉等事一詞內稱湖南地阻蒙前院具題部議奉旨蠲引在案商等遵行將淮南正綱於每名千引之中照減一百三十六引俟地方一復即

令原商照舊行鹽近聞大兵屯集長岳需餉正殷又湖南指日開復銷鹽有地今丁已鹽法蒙憲行徹底清釐商等資課俱有可恃謹公議衡永寶三府原係粵課不在淮課正額之內不議外所有長岳等府共蠲引十三萬五百十九引即先行一半計六萬五千二百六十引將各商名下原窩均攤公派照例辦納正雜課銀每引一兩二錢八分有零共該銀八萬三千九百餘兩納課之後一體行鹽其未行六萬五千二百五十九引每引亦先完正納引價四錢共計銀

二萬六千一百餘兩俟地方開復即補完找納  
并一應雜課照引行鹽計見輸二項共勉增課  
銀十一萬兩有餘其先行一半既以供兵馬雲  
屯之用即暫存一半亦以備接濟淡食之民總  
期勉力拮据措餉十萬以助收蕩平之功雖螻  
蟻微誠亦或仰報 國恩於萬一也等情并鹽  
運使羅文瑜具詳前來臣念諸商趨利向來御  
以嚴法猶恐輸納不前今一旦感恩思效未煩  
深勸即相與黽勉急公乃知 朝廷清理鹽法  
杜私疏公遂著有成效如此也獨是臣庸下書

生惟知守已守法而商情乃重重向上遂亦濫  
荷 聖慈於捐梳一疏有郝浴實心任事深為  
可嘉之褒臣不覺俯仰皆愧寤寐俱悚是皆

皇上優恤商情諸大臣平持國是之所致乃以 溫  
語及臣臣何敢掠商美以自居乎惟望

皇上於區區兩淮時賜體恤仍俟湖南蕩平照原額  
行銷之時量示恩減庶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長  
培兩淮之元氣而後慊微臣報 國之私也

再增湖南蠲引疏

兩淮額課歲不下二百萬議者謂商力尚優增

一引之鹽即可增一引之課不知臣所酌增皆救於鹽法大壞之後籌於商情萬苦之中而後得有此請為

皇上一陳其詳其救鹽法之壞也如產鹽不報則有竈戶私販之弊臣行以十日一報之法而後鹽有實數如堆鹽竈傍則有囤戶私販之弊臣行以公垣公賣之法而後鹽皆歸商至於鹽未抵壩每船有私載之弊臣行以聯票挨查之法而後正引之外明無夾帶鹽未到橋每引有多斤之弊臣行以沿路抽秤之法而後正引之內暗

無夾帶若夫過所之鹽有餘則違例不足則失中其弊在鹽官臣行以哀多益寡配引足額之法而後斤兩歸一抵岸之鹽爭新則壓舊勒價則虧本其弊在有司臣行以力清套搭盡除陋例之法而後積引漸銷計用法之嚴如此其籌商情之苦也如公納之課本於引價之外有新增寧珠歸綱桅封加課加斤等項每引增至一兩二錢八分有零如私賠之成本有買鹽築鹽抬鹽等費店租垣租解捆包索等費剥船屯船江船船料水脚上倉等費每引費至一兩八錢

有零計鹽二百五十斤共費銀三兩有奇又食鹽改綱頓減百斤之鹽立增一錢之課行古人之所難在民皆背公而食私則商鹽不售在商皆虧利而折本則國課難輸且今歲自正月至閏三月陰雨無鹽買時既苦於鹽貴而各處積引停鹽賣時又苦於鹽賤加以河道淤洩川流盡涸人工物力十倍於前痛商情之苦又如此以至苦之情加以至嚴之法凡以私鹽絕於下然後食鹽得有售時綱鹽得有去路私弊絕於上然後鹽屬之陋規革而商喘稍息四省之

新例定而商資稍固皆所以深救之也惟力救於不可救而後得勉增於無可增故臣前疏得酌增湖南課銀十一萬兩正所謂救於大壞之後籌於萬苦之中而得之者復蒙部覆將未行一半仍令設法徵納臣上下體察苟非需餉萬分緊急即前十萬之增臣尚慮馬力竭而鞭不已也茲奉部議因檄運司勸商勉增去後據運使羅文瑜呈詳有綱商陳恒升等散商舒恒珍等稟稱兩淮計口授鹽地方未復若照額預行惟恐鹽多引壅課多商困雖欲急公慮逋正課

然大兵克復在即需餉至急捐貲助 國政在此時再四計議惟有減斤行鹽銷引益課之法權濟目前軍需議將長岳等府蠲引十三萬餘引每引鹽斤止照原額不帶新加二十五斤之鹽辦納引價新增寧珠歸網加課梔封計銀一兩三分有零共增課十三萬五千餘兩其加斤銀二錢五分既不帶鹽懇祈題明暫寬商力俟地方開復照例行銷至衡永寶三府雖改淮數年從前原食粵鹽每引課銀與正綱輕重不等地方又遠在長岳等府之外今商等勉行長岳

等府之引已經竭力猶恐鹽多難銷故求減斤若再增三府之額兩淮地方有限勢必壅塞反害數十萬之正課有累商民惟俟開復之日原行三府舊商自當復業乞賜查明題覆等情該臣覆覈無異計現在所增課銀較前疏復多得二萬四千餘兩共計前後增過銀十三萬五千餘兩俱經徵收全完在庫竊念兩淮諸商力雖乏而慕義無窮情雖苦而感 恩未已國議既協軍需再助臣目擊此情故敢備述其實不惟仰祈 聖鑒竊冀部察即天下萬耳萬目亦願

曉然於兩淮之情實有救而後有增有增而更不可不急救之者也

淮北改行單引疏

兩淮行鹽原係大引 本朝剖一為二蓋以斤重則難於秤掣易於夾帶故也部臣題定經制以垂法守迨順治十七年鹽臣李贊元有敬陳鹽政壅弊一疏內稱行鹽有南北之分運銷有水陸之別據北商條議謂舊引斤重新引斤輕而每引包索脚價在斤重之費與斤輕者等故淮北併引以圖省費而速運也自戊戌綱為始

每二引合為一包實出權宜一時之計部議以隨時變通覆奉 俞旨遵行但彼時運河疏通

舟楫可資雖有起陸之勞不煩竭蹶又以立法之初商人未敢多帶迄今二十年河淮不無變遷故道類皆淤塞而又包築過大秤驗為難夾帶過多稽察不易是併引一法昔受其利今受其弊誠不如復行單引之為得也臣據諸商條議謂淮北行鹽止廬鳳汝寧等府及陳滁二州幅幘無幾歲額行引二十五萬五千有餘年年稽遲茲丙辰一綱見壅二萬餘引鹽船停滯未



行則以水患連年前苦鹽場之淹沒邇來黃河  
北決又苦細流之斷枯無計行舟哀號欲絕昨  
經前鹽臣席珠題明猶值衆商束手實因水涸  
則車剥而肩擡又因併引則斤重而難運是戊  
戌以來之稱便者沿至今日勢不可行仍祈剖  
一爲二兩淮畫一等情臣思權宜之計可濟一  
時前鹽臣之併引行鹽是也畫一之法歸於無  
弊經制之剖一爲二是也併引既多停滯單引  
仍復舊章况運銷可速而夾帶易察合無俯從  
商便仍行單引乎

報明各項懲罰疏

臣惟國政萬端獨鹽事以法爲名蓋以此項必  
隨時變通而疏之又必隨事整刷而齊之然後  
萬商皆由於一轍而不亂歷年以來鹽政坐弛  
其大綱所係臣已從新約束而選定諸商亦皆  
樂歸於善但其中節目繁多既無必不可寬之  
法因有亟不能清之弊若非徹底破除將來商  
困課絀且終受其害如引鹽江掣應赴口岸速  
銷然有停泊江干觀望者如鹽赴各省應至該  
道投引發賣然有沿途乘便私售者如引鹽不

許相離然有船鹽過所之後猶堆餘鹽壩上者如網食各分定界然有非所應行之地擅透私鹽入彼者諸如此類或致套搭難銷或致鹽引不符或借官鹽影射或越本地行銷種種弊端皆有壞於鹽法臣推其輕重之情酌為寬嚴之懲計罰銀萬兩有奇至新定鹽斤臣務在截然歸一然鹽之為物以陰晴為乾濕因耗滷為輕重計歷限四十五日之久盤剥幾十餘次之多及至臨期秤掣勢不能恰好如額或少三五斤或多二三斤臣立法原嚴商人畏法往往於捆

築之際寧少勿多臣固傷其虧本若一槩平築臣又慮其浮額將罰之則非有意行私將寬之則又無例可假臣因再四斟酌除查算有餘不足共合額數外凡屬無心之餘則計其餘以配別引倘屬有心之餘則仍取其餘以入科罰總期諸弊全銷而理歸於平法歸於一庶幾能永清鹽政并可稍佐軍需矣

閏月加引後不為例疏

康熙十七年七月十二日接臣衙門堂劄有部覆戶科給事中余國柱題為請定遇閏增課之

例等事一疏未及查覆直議施行是皆科臣乘機籌畫部臣極力主持不得不然之理也然臣竊逡巡深計亦有不得不然之請蓋鹽法有一定根窩難於屢配疊更故自前代以及本朝未嘗輕議加閏且節年除去小建為日有幾而猶欲坐月扣算無乃於理未平平乎若謂既添一月之名即可添一月之鹽添一月之課不知兩淮自順治十年仍科故明寧餉滴珠九萬二千六百餘引歲徵銀六萬二千六百餘兩順治十三年加增十六萬引歲徵銀十萬八千餘兩順

治十五年有八縣歸綱十三萬八千餘引歲徵銀九萬三千七百餘兩統計每年帶徵浮課銀二十六萬四千餘兩而商人並不引一引之鹽蓋既限於一定地方一定戶口雖有引有鹽而無可投銷添之適以滋累故甘帶無鹽之課而不願行有鹽之引也此皆淮南剝肉之痛久應籲免以餉急而口不忍開今又因閏月以加引其何以堪况本年之鹽例至次年始銷在運鹽之時已無閏矣故閏月議加其勢必壅若謂不必行鹽竟可加課現在丁巳一綱已於溢斤割

沒多寡不定之內坐加銀三十四萬七千餘兩  
 幸商綱陳光祖輩百方倡義傾心竭力勉令通  
 綱全完計此一綱已暴增課銀五十萬兩矣如  
 再加歷代不行之閏月則竭澤取辦勢且以急  
 餉而逋課似又非所以急餉情理曉然應亦諸  
 臣之所共見共知也且臣清釐之後諸商方定  
 喘息一聞加閏莫不蹙額相向挈引踟躕謂通  
 綱正課必致有悞臣於此際既以部臣之心為  
 心恐緩一時之餉更以

皇上之心為心恐傷百萬之課因持重慎密不敢言

止亦不敢言行逮已綱已完然後從容引喻言  
 朝廷急餉加課之情汝等勉於戊午竭辦一  
 綱以仰體

皇上憂國之心勞即當為汝等力陳閏月之難加  
 皇上至聖至仁汝等所知自不忍以從來不行之閏  
 累汝正課諸商因呈請於戊午綱力運一年通  
 計淮南北綱食照引增閏共課銀十一萬五千  
 餘兩萬祈後勿為例隨據運使羅文瑜具詳同  
 請伏乞

皇上俯念淮商包賠浮課之苦 恩准一年後不為

例以先安兩淮萬商拮据難繼之心蓄其資力  
尚有不時驅策之日不但商不困而課仍裕課  
不虧而餉始繼也

續捐桅木併請停止再取疏

臣職在巡鹽凡有礙於鹽者不敢不據實直陳  
臣自本年八月初六日臨江親掣見羣艘啣尾  
皆爭赴分頭之口岸其大篷大桅儲之數年以  
為逐網負重致遠之用如神魚彩鷁以領羣幫  
自去年因有六十根通稍之選往復更換搜盡  
通網幸數商急公割愛立助討賊在今年不免

捉襟鍛羽臣嚴催之下亦暗傷其委頓乃湖廣  
撫臣張朝珍又於八月內兩有桅篷之請一請  
拾數根合再請二十根合並及於七百餘斤之  
鐵錨在兩淮行鹽之羽翼爪牙幾於盡矣及臣  
查赴楚大船視他省為多因移明於楚省就近  
選取而楚撫迫促不察仍盡卸各省未到之鹽  
以取小不中式緩不應急之常材不幾悞鹽而  
併悞軍乎夫 朝廷設官各有其職如兵如漕  
如鹽如河皆目今至急應併行不悖未有顧此  
而失彼絀甲而伸乙之理據湖北驛鹽道余三

汲呈詳及通網商人江楚吉等公稟以為商等  
辦課行鹽全賴船運船之開行必須桅篷船之  
灣泊必須錨纜現今鹽課屢增層壘而起除正  
雜錢糧一百八十餘萬之外又加行蠲引勉添  
閏月各商以全力辦課濟餉即使助其篷桅猶  
苦急於星火今必於萬不容緩之鹽船坐名請  
用更於不堪選解之後幫槩為封捉致令辦課  
無資竊恐軍餉立悞等情據此推其情理是正  
於竭力濟 國之日以虧其力捐貨急課之時  
以損其貨殫心向上之際以亂其心奉法行鹽

之日以撓其法也將何以安商情而策後效乎  
且軍務應需宜預行備辦產處聚處儘可採買  
有苧即蓬有鐵即錨各項木商土產俱有藏桅  
儲材不得於 國運鹽船一切取給使萬商如  
無足之虫而 國課有徒手之歎庶大政各有  
專責兩淮再得 恩造除現在所需篷桅鐵錨  
諭令各商仍行措備以濟軍需外祈即 勅下  
該撫嗣後預為採買勿再貽累鹽船致悞課餉  
則萬商幸甚

懇辭留差疏

竊念臣

皇上舊言臣也自蒙

皇上再納諸高厚之中獨開以日月之照因得日侍  
天顏私心切切誓效捐糜及辱兩淮之命  
遠辭闕廷不獲隨班瞻仰已幾一年中間竭臣  
愚慮勉抒一得俾兩淮萬商漸知急公力完課  
額是皆宸聽內徹國議有人故臣得依次奉  
行以報丁巳一綱之竣乃三蒙

皇上可嘉之褒加臣二級臣以小臣不敢繕疏妄辭  
妄謝徒望闕泥首冀謂指辰畢差回京陛

見得覩聖慈口陳啣環之情更圖粉骨之報  
不謂復辱恩命於八月二十一日接臣衙門  
堂劄為請更巡鹽等事一疏奉旨郝浴巡視

兩淮鹽課克稱厥職著再留差一年巡視河東  
鹽課著傅廷俊去巡視長蘆鹽課著劉安國去  
欽此臣跪誦悚惶繼之以泣臣於聖恩未報  
萬分之一而鑒臣愚分謬膺獎借又復如此  
臣即立赴湯火無不甘悅况寵諸清通之地  
持籌坐策臣獨何心而敢言辭乎但兩淮實情  
不敢不以實告今商竈喘息各出資力以謬成

臣一日之虛名而有司睨視習為故常尚阻國  
四通之實效臣於職分實有未稱兼之百事批  
決痛臣風木之餘去寒投暑又復憂旱遂成肺  
病且淮課一百八十餘萬俱關軍需以臣淺劣  
一年猶慮負乘何堪再任况臣賦性近嚴蒞任  
以後諸商感 至尊之恩而畏微臣之法黽勉  
輸將僅完課事計臣再任若仍嚴則羣情畏縮  
若驟寬則諸弊叢生恐皆於 國課有悞惟另  
易一官則寬嚴立濟蓋鹽差如按差然一年一  
更在官則新發於硯其力量自應百倍在商則

既革其故而耳目亦覺一新故寬嚴無不可者  
况臣衙門堂官徹底綜核及諸道御史彬集班  
列皆倍徙於臣如臣凡庸久虞弩末若復留差  
豈免覆餗且臣回想 天顏不勝瞻戀祈  
皇上俯念臣自知之愚遣官更代俾臣得免罪戾無  
誤課餉臣有生之年皆戴 天之日也

恭謝加銜疏

臣以伏處餘生遭逢

皇上聖鑒聖慈特許歸班再留視離方懼 天恩之  
難副官守之難嚴乃於本年十月十四日准江



南督臣阿席熙手本准吏部咨為鹽法商情等事部覆奉 旨郝浴著兼太僕寺少卿餘依議欽此又於本年十月十八日接都察院堂劄為非分屢邀 寵命等事奉 旨郝浴才品素優巡鹽稱職特簡留差一年已有成命不必控辭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兩聞恩命且驚且愧竊念臣才拙識暗政煩事劇處向來見過求疵之地我

皇上不惟不加譴責而 神光日照 大仁天覆且假之以獎借又漸之以崇班以鼓臣區區不敢

自欺之本心竊察商意民情莫不欣傳臣益自祇畏蓋耿耿之心雖欲稍効一得而硜硜之愚豈能犁然四應即竭力徇公恐終無補 高深倘不虞而蹶遂自下同暴棄無顏冒忝未敢再瀆兢兢承乏惟有隕越待 命而已

各商代舊院完銀疏

臣整飭商竈於掃除陋習之外時推

皇上亶聰作睿君師萬國之聖心勸其知仁知義庶諸綱承風而釐事易辦茲於康熙十七年十一月初一日有通淮商人陳光祖等具有前憲受

過苦追羣商倡義公輸懇賜具題以祈 聖鑒  
以廣 皇仁事一詞內稱商等欣逢 聖世鑒  
弊蘇商一向溢割相仍幸於乙卯綱有前任戈  
院出首一事蒙欽差大人秉公審明自十六年  
丙綱以後題為定數衆商畫一各弊得清每歲  
多增出課銀二十餘萬仰佐軍需即各省運司  
亦皆例增不等歲添 國賦是皆前任戈院據  
實自陳之所致也况一年在差恤商裕課凡屬  
淮商義深肺腑前 欽差大人審明之後所有  
應追銀兩除將滷耗補納過銀約九萬餘兩仍

以八萬餘兩坐落前官回籍追比今商人自北  
傳聞由產變盡一年有餘止交納過三千餘兩  
僅存家口數人即籍沒入官無補帑藏商等仰  
思前院恤商報 國托出和盤遂使從前溢斤  
割沒等項俱作實徵今得按額取盈全歸公帑  
私弊不生屬在兩淮諸商既蒙其疏恤之惠又  
傷其勒比之艱坐視難安公論僉同因隨心隨  
力願共輸銀二萬兩代為充納且念戈院自首  
在先久蒙 聖鑒一貧莫措商等深知伏乞本  
院俯准輿情哀矜入告等情臣以諸商義舉雖

屬可矜而承追衙門遠隔千里未有確據後一  
二日羣商大集臣署同聲哀籲臣亦感動竊歎  
古人因寬而註下考民遂義輸反註上考以今  
類觀是皆我

皇上以道治天下每用教化風俗以察有司之政而  
致此慕義無窮上完 欽件如此也今為 國  
代輸二萬兩以分舊任受過之苦上關德化下  
關軍需臣何敢不據實題報以昭 聖代忠厚  
之美乎

捐銀賑饑疏

臣視醜兩淮察揚屬水陸交衝實為天下腰膂  
即萬商資課亦皆發源託命於此土自去年夏  
秋憂旱冬初大饑比聞道瑾相屬荒落之民至  
有閉戶自經甚或母死於塗而子猶食其乳者  
紛紛攘攘羣聚求食臣以為不早行設法則救  
死不贍之愚民何所不至欲即行入 告將日  
不暇給之公帑亦徒厯 聖懷臣因倡議捐輸  
傳諭二十四商綱危之以患勸之以仁遂設法  
各捐銀兩驗交府縣官委買米薪立廠煮粥節  
准撫臣移商捐賑隨於康熙十七年十一月二

十六日以後陸續在揚屬江儀兩縣地方開設六廠日選才員能吏及守法之官役集事之良商頒為條例使各司其籌米給收之政比各省各屬又皆以荒告而江南督臣撫臣亦於二月十四日移稿於河臣及臣聯銜上請以籲開恩例蒙 聖慈俞允動項急救隨於三月初三日接督臣阿席熙移會以臣分賑揚屬臣隨勸令地方官以及鄉耆行戶各色向義之人再為捐輸臣又發義商捐銀三千兩於饒米之處遠糴近糶以平市價以便貧民且息訟緩刑并諭寬

民間債利然饑民聚食日衆久恐心力相違又大曉通網急公遍捐雖以六廠各路緝屬蟻附之衆而計口授糧復濟以藥並無一不沾給之人遂得善竣賑事計六廠自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十八年四月初十日止每日賑過饑民十一萬五千九百三十八名口前後共一百三十二日總計賑過饑民共八百一十六萬九千餘名口用米共二萬四千五百餘石每石約價一兩三錢五分計捐過米價三萬三千餘兩此外臣又於通州泰興高郵州等處分發捐銀

五百兩買米設賑其通州復得狼山總兵諾邁  
 倡捐勸輸臣更於通泰淮三分司分發米三千  
 石遍賑二十七場以上隨地設局百方拯救暗  
 銷千里之虞盡普九重之惠凡霑粒餘生無  
 不仰額嵩呼臣竊念商資商課窮年拮据徵貴  
 徵賤一本一利皆出於血汗之餘乃一旦慕義  
 樂捐如此徒以臣平日一線之誠一絲之公日  
 推

皇上嘉惠兩淮之聖心遂亦翕然不應每憶我  
 皇上諄諭羣臣時以興起教化為先今即淮商之鼓

舞趨輸為朝廷全活饑民十數萬而益信  
 聖言之有徵也是役也督臣籌賑於例以勸輸  
 撫臣籌賑於賦以緩徵河臣籌賑於工以集事  
 臣亦仰推聖慈籌賑於商共寬

皇上東南災祲之慮以益培西南捷伐之資除備造  
 捐輸米銀數目并賑過饑民花名文冊移送督  
 臣彙題外臣以身駐維揚目擊饑民迫切情形  
 不容不設法早救又經督臣撫臣俱題明以臣  
 分賑揚屬地方謹將微臣設賑始末據實報聞  
 衡永寶三府蠲引預行一半疏

臣荷

皇上留視淮鹺惟盡職分之所當為其所以激揚屬吏保護課源節次題請莫非為鹽法起見即受過任怨亦所不辭故凡可以增課裕國自無不留心籌畫近接閱邸抄見湖南一帶凱奏頻聞而衡永等屬漸有開復臣因思衡永寶三府食淮舊地所有停蠲八萬一千七百六引隨進原行商人吳聖旭等喻令增行去後據本商稟稱仰體急公黽勉辦運但今時日無多轉運不繼且地方殘破之後人民未完鹽難遽銷請援

吉安之例酌於戊午綱先行一半計四萬八百五十三引每引上納正課雜稅加課加斤共銀一兩一錢五分零共增課銀四萬七千三百餘兩少佐軍需俟人民抵定於己未綱照原額全行等情并據運使羅文瑜具詳前來臣覆察衡永寶三府指期全復正須討賊急餉其原額引課應預為遵行惟因時日迫促不能全辦先行一半得增課銀四萬七千三百餘兩俟己未一綱即照定額全行庶恢復之先聲預壯而商民之元氣漸充課源餉源一足俱足矣

題覆照丁加引疏

奉都察院堂劄准戶部咨該戶部等衙門會議得陝西道試監察御史傅廷俊條奏疏內確查州縣丁多引少之處酌加引目則餘鹽疏通等語靜海青縣二處一丁有餘而派一引東光吳橋二處二十餘丁而派一引實為懸殊又清苑一縣有引一萬八千道而冀州等八州縣共有引一萬五千九百道行引為數甚少相應將東光等十州縣加引增課行令該御史會同該撫定議具題到日聽戶部增給又疏內天津衛地

方戶口繁庶漕河一帶屯所綿延三百餘里較之順天府延慶永寧懷來等衛不啻十數倍而延慶衛八百引永寧衛五百引懷來衛六百八十引而天津衛何獨無一引等語應照例加引徵課將應行鹽引數目行令該御史會同巡撫查明具題之日應聽戶部增給其此等丁多引少之州縣衛所亦應槩行加引增課行令長蘆等四差巡鹽御史并管鹽巡撫等槩行嚴查應照人丁加引若干之處會同各該撫逐一定議具題到日應聽戶部議增給發可也奉 旨依

議欽此劄行到臣奉此隨移會江南河南江西湖廣四省巡撫并備檄各布政司暨驛鹽道將所屬丁多引少之州縣衛所通行查增去後屢檄嚴催疊經駁查節據四省各司道府呈詳云云前來該臣看得加引之議原舊例所不載必以此法科之則應減之處反多於應加之處故知舊例之不載此有由也今察四省分派口岸數目或多或少其初皆照易銷難銷之實情而定之不盡以其丁也故其內有一丁數引者必其地衝民富而他方附住之人衆也丁雖少而

易銷也其內有數十丁一引者必其地僻民貧而傭食於他方之人衆也丁雖多而難銷也目今節據各屬申詳或年凶丁絕或地瘠民逃槩有苦累難加之請然臣以軍餉孔急不得不於萬難議增之日黽勉酌增因通察四省州縣凡屬七丁以上俱細加斟酌有以七丁一引而加者則湖北之京山等三州縣江西之永豐等三縣江南之合肥等二縣是也有以十丁一引而加者則江南之泗州蒙城縣是也有不及七丁一引而加者則江南之潛山等十州縣是也有



丁數虛懸而連年水旱奇荒逃亡殆盡萬難復加者則江南之邳宿等五州縣河南之西華等五縣是也有必不能照七丁一引之例而量加者則江南之當塗縣是也約之總不在丁共計增引二萬七百餘引增課二萬三百餘兩應自已未綱起照例辦納至於各屬省會之區額引原多斷難再加又未可與直隸天津等處原不行引者一例議增也况兩淮額鹽一百四十萬引計課一百三十餘萬兩比年以來已增至一百七十萬引計課至二百萬兩民不加多而鹽

日益商不加饒而課日浮今若復增無已必將有不肖有司慮積引之叅罰而派引以累民者又豈獨病商已哉况今年大旱河乾課雖勉完而場鹽未運伏祈 睿鑒勅部俯察物情曲賜矜允則司農養民之計即司農裕 國之策也  
題覆場無餘鹽疏

奉都察院堂劄准戶部咨稱臣等查得兩淮之鹽在湖南二十一萬餘引內設法已行引十三萬有餘停鹽引八萬有餘何以稱無餘鹽相應仍請 勅下該御史速行確查具題到日再議

可也奉 旨依議欽此等因到臣隨經備行運司確察去後今據兩淮運使羅文瑜詳據通網商人陳恒升程仁發等稟稱兩淮鹽場有煎燒曬掃之別連歲淮南亢旱場不產鹽淮北黃河水冲滷淡額缺去歲幸蒙本院禁絕私販設法行銷蠲引十三萬餘引商力已竭幾至遲誤委無宿鹽目今戊午奉行加閏又加寧和等處食鹽較之往歲多行二十萬引自冬初至今場竈久旱產鹽尚未十分之半方慮年運不足安有餘鹽再配為此據實回覆等情前來相應詳請

核奪等因到臣據此該臣看得各場產鹽雖勉以人力拮据嚴稽私販使顆粒俱歸公運但舊額之外加行閏月新增食鹽產少而行多或增鋪池塘或添設鍋鏊凡可為裕煎饒產之計無不設法以全一網之額顧今年自春至秋天旱如火各場溪河俱成陸路一船一引不得出場臣力引江潮海汛期通一綫曾親到各場察問曬灰亭廠蓋必天澤下潤而後海味上蒸始結鹽花於灰場之上又必蕩草深割而後燒鍋旺相始辦竈鹽於折價之餘無奈池荒如掃草短

巡鹽疏  
如髮萬竈塵封千家赤手臣方圖另疏題報曾  
有餘鹽配引乎若謂停引八萬而剩有餘鹽則  
是孟子豐歉取盈之說也

場員難以歸併疏

奉都察院堂劄准戶部咨該本部題覆刑科給  
事中李迥條奏疏稱山東沿海十九場壽光縣  
有官臺場濰縣有固隄場樂安縣有王家岡三  
場相望不過百有餘里額徵錢糧不過二千餘  
金是一官治之而有餘者而地分三場官亦設  
有三員殊不知有一官必有一官之役有一役

必有一役之食自裁減俸食後勢不得不仰給  
於竈丁斥鹵餘生何堪此誅求無已也凡各省  
場竈併行酌量裁減等因前來查各場大使應  
否歸併可否令州縣帶管之處應請 勅下各  
差巡鹽御史嚴查確議具題到日再議可也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移咨到院劄行到臣奉此  
隨備行運司查議去後今據兩淮運使羅文瑜  
詳稱設官分職各有專司 國課軍餉半資兩  
淮故地勢懸殊風土各異兩淮鹽場似非官臺  
等三場可同日而語也如通泰淮三分司所轄

各場襟江控海自北抵南延袤千有餘里幅員  
既稱遼濶習尚更屬刁頑故每場設立場官一  
員稽察鹽引驗放商船督率煎曬徵比折價禁  
緝私販防範海口以及私鑄逃盜一切事宜皆  
係目今喫緊之要務以一大使而專管一場猶  
恐力不能勝稽之明季各場俱有副使一員至  
梁埽東臺安豐劉莊伍祐板浦等場副使奉裁  
猶未久也今若以數場而併為一場事務繁雜  
不無顧此失彼之虞况錢糧俱係鹽課隸由運  
司端轄其有司各官均有地方職掌若以鹽法

事宜歸之有司鞭長莫及異日折課輸納不前  
勾行私販鹽壅課詘有關鹽法干係非輕擬合  
據實呈明等因到臣據此該臣看得鹽法為

朝廷大政所出有應酌時宜而可以變通者有  
應守成憲而斷難更張者蓋以各差事理不同  
因革亦異如科臣條奏山東官臺等三場議請  
歸併此必酌乎時宜而可以變通也若兩淮所  
屬各場沿海綿亘千餘里其間萬竈星羅滷田  
遼濶去州縣甚遠每場僅設大使一員凡竈課  
按期徵解商鹽乘時催築察煎曬之實數杜私

販之根源一場事務一官職掌未便遽為裁併以致將來曠悞此又當守其成憲而斷難更張者也臣謹會同江寧撫臣慕天顏合詞具題

恭謝陞僉都御史疏

臣書生也徒循行墨於職掌之中而神聰錫照聖誨曲成矜其愚而開之以智忘其劣而待之以優故自再留淮鹺以來在微臣復鼓之綿力無不周知即微臣未訴之苦衷亦全洞鑒臣何幸而兼邀親與師教養之慈恩於所事至聖至尊之一人也獨是違侍天顏久深瞻

戀頃於本年六月十五日接臣衙門堂劄為補授左僉都御史事康熙十八年五月十九日奉旨郝浴陞補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欽此劄行

到臣臣接捧恩綸望闕九叩感懼交併竊念

皇上所加過量之恩臣尚未捐報萬一乃又引而置諸風憲之堂下劣之才何以報塞夫僉都言官之總也若不能綜核中外之情以折衷堂簾之是雖萬言何補倘介然有書思之對而翻然為飛鳥之依即一言有當臣每見唐之馬周以後進而得參聖君賢相之間周之王朴以他職而

得伸剗制顯庸之論竊有慕焉顧臣才識暗昧  
實無可驅策而 聖恩深重又未敢妄辭慮負  
乘之滋戚幸瞻 天之有期葵藿微誠不勝悚  
惶感戴之至

恭謝陞副都御史疏

本年七月初六日准都察院咨為補授副都御  
史事康熙十八年六月十七日奉 旨郝浴陞  
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欽此相應移咨等因到  
臣欽此臣以庸才仰荷 聖慈視蹉兩年三錫  
寵命陞為副都階級日崇而職守益重 聖

恩日深而凡才益短不惟慮

熙朝之高厚難

酬

皇上之鞭策難副即微臣區區報

主之素志亦恐

言雖多而行不逮心有餘而力不足也為此恐  
懼望闕九叩謹具疏奏謝

展期運鹽併述挑河引水情形疏

康熙十八年五月十七日臣因河乾運遲曾具  
河道各處有阻等事一疏部議謂先經九卿詹  
事科道會議如有風雨河道稽遲即令該御史  
題明酌展限期等因在案理應展限但該差尚

有三月應設法償運務於任內秤掣完結等因具題隨奉有再議具奏之 旨部臣再議得應令該御史將再寬幾月完結之處定議具題再議可也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於本年九月初八日都察院備部咨到臣臣察運鹽一河自掣鹽之所至過鹽之壩約三百里此一條河是皆用江水浸灌並無本河源頭又自壩至各產鹽之場計數十條河各有二三百里四五百里不等此數十條河皆因天雨所積並無別水接濟故各場僅以小船裝數百引鹽過壩過橋到所

然後以大船入江凡幾度換船今年自春至秋大旱不雨凡鹽船所經或河或湖或溝洫或積水干溪萬派無一處不涸無一場不乾若用牛用車盡力曳一二引奈泥塗成凸汗牛如負丘山延數十日而不得一引到壩挨一二年而不能一網報完費且百倍商坐斃矣臣蒿目曲籌乃躬履各場大起修河之工其各場總由之河計若干里其各場分出之河各計若干里畫地派商分場算工一尺一寸各有深淺次第挑濬成渠以待天雨奈臣愚不職上千 天和萬商

引領並無一陣透雨接潤臣乃上自江都境內  
芒稻河開口下至泰州及泰興境內滕家壩兩  
處安開設夫引江潮之水以入各場總由之河  
又於丁溪草堰場境內引海潮之水以入各場  
分由之河雖修河費百倍之功而河成亦百世  
之利故商鹽未出各場已費挑河安壩掣水利  
船之私銀數萬矣然後迢迢一線婉轉迴合江  
潮海汛相會於渴輒之間又然後分剝數十引  
小船魚貫以上雖勝於牛車數倍而回視往年  
揚帆滿載則百不及一矣此其勢不得不以展

期為請然百數十萬之引鹽目今始節次零運  
復計江潮海汛自八月以後漸小其勢又不敢  
遽以幾月為定惟就現在難完之勢預請展期  
三月以速償運若三月中果有大雨接濟水漲  
船高風帆驟至臣即不待展期之滿而後復  
命矣

請蠲竈戶折價疏

竊惟竈戶伏處四民之外傍海煎鹽窮年胼胝  
人皆知其苦究不知其所以苦臣因天旱修河  
不憚酷暑遂單騎躬履各場相度河勢畫地派



商分場督工力引江潮海汛以資運道除將修河情形於展期疏內另悉外臣因是備知其詳而深悲其苦如竈戶煎鹽以鍋燒鹽以草曬灰以埽淋滷以池然必天澤下降海氣上升然後灰滷之性蒸為鹽花掃而煎於鍋以成鹽奈今年大旱自三四月至今全未落雨以至海氣不升出鹽無幾且燒鹽之草往歲皆深茂如禾今亦以天旱不雨致淺草撲地枯而難割夫竈戶守此蕩草燒鹽賣錢上辦折價或目前無餬口之米則指在野之青草以典價及霜飛草成既

不得收一莖以煮鹽又不得刈一莖以易米則當其草青在野之時已屬典主矣又因無米而取錢於商商人持券以待鹽當其辛勤晝夜煎而為鹽白粲如霜正當易米易銀以餬口而商人又持券向取以抵舊欠矣乃今年並青草亦不得典白鹽亦不得見是即竈戶之旱魃竈戶之蝗蟲矣嗷嗷汹汹雜於竈下上無藏身容膝之茅下無尺布寸絲之遮口無朝齏暮鹽之計市無鬻男賣女之值况河乾無魚蝦可撈大荒無隣封可入而鹽屬官自懼考成尚欲催比折

價臣以河乾運遲曾親歷各場大起挑河之工  
 因得日擊竈苦而各竈環擁馬首哀籲疾呼又  
 紛紛具呈於大使分司轉呈到臣臣念竈戶之  
 苦如此雖臣任內折價已經全完然臣不敢以  
 去留二視在本年下五分折價實難展辦仰請  
 皇上聖裁勅部曲酌早議蠲免以甦竈困且各省百  
 姓錢糧自

世祖先帝及我

皇上幾次 恩蠲而終年為國煎鹽辦折之窮竈猶  
 未得邀同仁之一次想亦我

皇上聞而惻然深惜者也臣非不知軍餉緊急然保  
 此餘生少徵下半年三萬餘兩之竈銀以全徵  
 明年二百餘萬之商課孰為多少况自此為  
 朝廷年年辦無窮無盡之鹽以供 國需乎

障我平平無讓無盡之鹽以封 國需乎  
 即平二百餘萬之商賈與多民自此  
 此翁主少雖平半平三萬餘兩之譜驗以全  
 皇一聞而然其昔也且非不味軍險察其然

中山奏議卷之四

撫粵疏

中山郝浴雪海甫著

備述全粵情形疏

粵省窮荒天下所聞然臣非身到亦難懸知其  
 詳今請為

皇上一備陳之湖南沃野而入粵忽成山瘠廣東資  
 海而粵西盡為所隔其周圍類多兇頑土屬內  
 無所產外無所資其山則純石疊成率與堪輿  
 相背毫無秀潤長養之宜其水則斗閘逆上仍

用馬援舊法全無安瀾易運之便且接連交趾  
 逼近安南苗獠猺獞回旋連絡如蜂窩鼠穴又  
 有一種土類雜居民落或獞七民三或獞八民  
 二是皆前代惡其頑悍強立郡縣治以流官漢  
 法實則喜人怒獸如唐臣韓愈所云不可以人  
 理治之者也至於民皆殘寇田多久荒武皆勞  
 苦兵間而難於緝伍文皆外委雜流而難於自  
 立有司舉事則法廢而病民守法則事廢而悞  
 軍又當歲辦而苦歲荒衙役蓬跣官吏草率合  
 而計之未免生氣尚待蘇息而殘疆急須綏定

也臣察此情實容次第分佈條理將我朝四  
 十年來之章程及

皇上萬里懷柔之聖心一一昭揭先使稍稍有一規  
 模而後從事其全省兵馬錢糧或應裁省或應  
 分撥俱察照此意推行至用人一事在兵荒之  
 際不妨鞭策無籍之人以伸天討而掃蕩之  
 後必宜慎簡部選之人以奠民生我

皇上再造太平欲為善後萬全之計未有不以培養  
 元氣為先務者臣既身到目擊謹備述其全局  
 從實報聞

省會應宿重兵疏

臣察滇黔川粵四省俱屬邊荒除川滇尚多土產資人出入以疏通氣脈惟黔粵最窮然黔省猶是人貨往來之路獨粵西深阻窘促東粵貨不來售南楚米不來販且九府各有土司自用土法團結而接州連縣又皆徭苗雜蠻攢蔓引遍插民間負險成群故濁習易蒙而民生獨苦以致士怯萬里觀光之費民無千里行商之資衙吏難於考滿入京武途亦憚出身應募在粵人多不肯輕出粵省故聞見閉而情性執細

察土司徭獠等情大抵威重則縮首於洞穴威輕則攘臂於道途非宿重兵於四應之省會不可也臣自到省隨察撫標兵設有三千其左右兩營官兵先奉簡親王令調二千名駐防田州等汛其中營官兵又經署撫理事官臣麻勒吉調五百名進勦黃明其餘分防臨桂陽朔靈川等縣各汛口又撥去三百名今存省止計二百名除臣候雲南指日凱奏撤臣標兵回省再逐名察選外見今無兵在省已先經啟簡親王並移商提臣調撥撫標兵一千名回省再察省會

四衝人徒錯雜土類環遶尚得一才能之將聽  
臣調度案察已故將軍撫臣傅弘烈標下尚有  
援勦四營左右兩協官兵六千名爲副將溫紹  
賢等總統今雖撥防田州等處實屬有餘且未  
有歸著祈 勅部再調溫紹賢親帶援勦兵一  
千名同臣標兵一千名星同赴省亦稍資該將  
技勇前准部議有撫標營官員缺將此援勦一  
營官員推補目前該將無所統轄且請暫隸臣  
標以壯臂指至定藩下兵民有兵部督捕右理  
事官臣麻勒吉工部郎中臣舒書管理已爲至

善然其人盈城盈野無不種田行商亦或令守  
土之官與粵民一體臨治尤爲融化整齊之方  
依此設施或庶幾古人所謂伏至險於大順藏  
不測於至靜之中即滿洲大兵隨宜調撤而自  
可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庶邊荒之伏莽漸消  
而冗兵之煩費漸減總期一省無冒餉之兵而  
土司有可制之命不必用兵而兵威常伸不必  
勦賊而賊勢已屈此 臣密察情形爲金粵永固  
太平之計也

改米徵銀疏

粵省前因滿漢大兵雲集需糧萬急督臣金光祖暫將本省編銀改題徵米每銀一兩徵米一石以濟軍需原係一時權宜通變之計今仰仗天威大兵久已入滇撲滅餘氛所需一切糧餉已蒙 俞旨令雲南巡撫供應其廣西運米俱行停止通省官民歡聲雷動感

皇上明見萬里之恩今簡親王大兵亦奉 旨回京雖有留在柳寧者需糧有限易於採買供應况又連年歲歉田荒米貴每石常出二兩之外百姓既苦倍徵又苦納運由陸則肩挑鳥道皮骨

俱穿由水則逆挽高灘船米皆溺其嚴催慘輸之情有不忍見聞者日據各屬民哀哀哭訴各屬官紛紛詳請仍希照舊徵銀庶免逃亡等語雖批令設法勸輸究難照額完納 臣即檄令布政司查議據布政司顏敏詳稱粵西正賦錢糧徵銀徵米載在全書惟因大兵進勦需米浩繁蒙督院題明將地丁銀兩折徵米石以濟一時之急自大兵入滇停止粵運今簡親王大兵亦奉 旨回京即有留駐柳寧需糧有限供應亦易此兵火遺黎復見太平之日也荷蒙本院撫

粵以來百為整頓殘黎漸有起色今承復念民瘼欲照舊徵銀以甦民困行司查議並取通省各鎮營官兵歲需糧米本司遵查通省綠旗各鎮營及定藩旗各官兵康熙二十一年分共約需糧料並穀折共米二十二萬二千八百餘石桂平梧州等九府屬額徵本色正賦糧米一十二萬一千七百餘石除存留祀典等項外尚該兵糧約米一十一萬七千一百餘石除抵支外約不敷米一十萬零五千七百餘石第不敷兵米查康熙十一年以前向係採買歷有成例今

大兵業已回京本省正賦編銀自應仍照全書舊例徵銀懇乞會疏入告以蘇殘民等情詳復前來據此該臣看得改銀徵米原勉粵民以濟滇糧今二省之運既停八旗之兵又撤無所復用且東米尚未支完再徵委屬不必况邊荒殘土年凶米貴屢請改銀已蒙 聖鑒今粵吏粵民同乞照舊徵銀或米偶不敷於本處採買倘荷 俞允則事不煩而人不擾足兵足民兩得其便矣

調劑粵西戎務四策疏



粵西自用兵以來各路宿兵彈壓類有添設今滇南已定節餉裁兵以蘇息天下自是廟謨亟算但粵西為廣東湖南樞紐雲貴交南門戶狼狽獠獠諸蠻絲牽蔓引必須一一截制兵又不可不防餉又不可不節至於會計通省錢糧之數尚不敷兵餉之數惟清汰馬政足釐無用以資有用酌防要害雖似裁兵而實裕兵臣謹調劑四策備列情形請為我

皇上一一陳之一虛糜之馬宜汰也察西粵鳥道猿蹊馬戰不及步戰且瘴水雀毒養馬十斃八九

縱使斃後即補奚堪補後又斃保無馬去糧存之弊乎且窮兵病馬雖藥料兼資難保腸黃立倒是名無馬之實有馬之費無馬之用也宜分別清汰如撫標提標原設馬二步八酌裁其半改為馬一步九臣與提臣時加省察養分駐重地以資驅遣其各城守營原設馬一步九馬不成羣亦難突陣今裁馬全改為步其原兵仍入戰糧此外通省各官原設有自備之馬仍從其便只此清汰馬弊可約省歲需料草乾銀三萬餘兩亦足以濟本省兵餉之所不足

也一添設之兵宜裁也當粵西用兵之際不得已而議添今節餉之際不得已而議裁查各鎮營有照康熙十一年原額而今不足者不必議增外有新設之兵宜裁者如撫蠻滅寇將軍標兵五千內除另議挑選一千名隸臣標統轄外尚四千名水師營一千名懷集營五百名昭平營二百九十六名富川營二百九十六名此皆新設宜裁者也有照康熙十一年經制之外而今添設亦宜裁者如桂林城守營原係十一年以前設立額兵五百而今增添七百賀縣營原

額兵三百九十六名而今增添一百零四名此皆於經制外添設宜裁者也查富賀兩縣接壤今富川營既裁應將賀縣營改為富賀營將額兵分防兩縣但各兵大半他省之人當解散之時宜量給以兩個月餉銀資其歸農路費以安其心庶不致流落嘯聚抑或容臣與提臣選其精銳汰其老弱以漸消磨簡其精練據實造冊報部只此裁汰冗兵可約省歲餉數萬亦足濟本省兵餉之所不足也一要害之設防宜酌也竊見前代韓雍王守仁等用兵於兩江藤田之

間動調土漢兵一二十萬需餉無算當時峽賊率皆獷類馴至巨魁其始都緣要害無備未遏其萌所致今滇逆已平冗兵應汰第兩江之間地方遼濶固不能在在設防然其間有要害之處如鎮安土府設有漢官通判知事二員查該府在土司中井竈民風頗異不毛雖設有鎮安營額兵二百九十名然汎廣兵單近則沈紹基韋之煌襲城殺官見在用兵撲勦應改設遊擊一員領兵五百名庶資彈壓又泗城土府是土司中之巨擘界連滇黔土屬路通安南高平見

今莫元清之弟莫敬光攜帶民人家口奔處其地應設副將一員帶兵一千名即調平樂營官兵酌量於泗城西隆西林並歸順上下凍等州佈置亦可以為鎮安之聲援又土田州因係安籠門戶近於各處抽調官兵八百名防守今當撤兵仍應酌留守備一員仍須調兵防禦如是則土司盡有鈐束至於龍憑雉燾二營係控禦安南鎖鑰每處僅設兵一百九十三名殊為單弱應酌量每處增置三百名庶可資其捍衛其梧州一府居兩廣之中扼三江之要設有官兵

一千名應留五百名守護策應應調五百名直抵潯南一帶設立哨船汎防河道此為全省之襟喉各府之脈絡最為喫緊且猺種蛋賊往往沿江截劫調此五百名使河路清寧庶幾疏商裕課以上應設應增約計官兵不過二千餘名又即於見在經制內抽調並非額外加添而土屬永得貼服邊關總有把握粵西全局隱然巨鎮一撫提之精銳宜簡也昔孫延齡叛時撫臣束手皆因撫標兵裁空拳禦寇查撫標之裁當日因每省設立總督今各省既無總督則撫標

之設斷難議減且西粵情形已經臣於備述情形疏內奏明是撫提二標同為百粵之樞機鄰省之控制不惟居重馭輕兼可長慮却顧粵西通省除柳慶二府屬有提臣就近酌量分防外省城根本重地其撫標兵三千名除周圍接壤州縣四路布塘以疏通聲勢外其留守待遣之兵有限擬將援勦營應裁之內精拔驍健並器甲兼完之兵一千名即以副將溫紹賢統隸臣標以資驅策俟一二年允成泰山四維之勢再議抽減以安熙恬今既以援勦標兵一千名調

隸臣標則於臣標量調數百名駐防平樂仍聽臣驅策則是提標撫標均係通省之重鎮外以控制羣蠻內以密藏天險萬難別議裁減者惟宜簡練士卒不使虛冒綢繆防護庶幾奠安此則臣與提臣之職分也此四策者汰馬裁兵所以節餉設防選銳所以固圉從此以通省地丁鹽課關稅錢糧還養通省經制官兵則缺撥無多可少紓司農之籌畫而經營預備或偶助司馬之韜鈴臣今奉命撫粵仰賴

皇上天威睿算見諸路文武悉報蕩平但兵形象水

一時解散實須調劑臣曉夜思維顧兵顧餉酌去酌留以休息為撻伐之本以防禦為太平之基選吏養民以資無窮之策應簡武搜兵以培有用之精神是從來君臣綢繆中外締造無疆之至願也

粵西有司宜歸部選疏

據布政司詳稱該本司布政使顏敏看得柳慶二府以及西隆西林二州縣各官履歷本司接奉院行屢經檄催始據柳慶思三府造報前來除教職一項俟各府查明舉貢有無受過偽職

申詳至日另文造報外其餘現在各官相應彙冊詳繳伏候察核咨題可也等情到臣據此該臣看得粵西炎荒久敝之疆臣等撫司道及州縣有司衙門各須良員竭誠撫定始得漸就昇平不但殘虐非所以安民即姑息亦不足以任事臣以下劣濫膺此職實所難堪及察合屬大抵皆投誠隨軍因時暫委之員於國憲官箴多所未諳故治效不張而部件久稽其桂平梧潯南太思七府雖經部委試其著有成效再行實授然亦須鼓舞甄別至於柳慶二府及思屬之西隆西林開復在後亦經督撫陸續委補總係權宜一時不及察其品行且外委保留等項久經停止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將此二府員缺均照舊例銓補勒限赴任庶出身有本歷官知法而殘敝之疆憔悴之民尚有拊循就理之望也

題卹潯州知府殉難疏

據布政司呈詳為泣陳叔父父子五人殉難苦節等事康熙二十年九月初一日奉本院牌准總督金咨開據現隨定遠平寇大將軍貝子章

泰鑲紅旗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加一級署叅領事劉中本呈前事內稱竊職叔父劉浩於康熙九年陞授廣西潯州府知府陡遭孫延齡作叛職叔協同城守副將蔣秉鑑晝夜堅守有偽總兵緄成德同現在軍前廣西營叅領丁文耀等率領賊衆於康熙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來攻潯城副將蔣秉鑑暗起異心獻城內應次日綁叔赴營職叔以世受國恩誓死抗賊矢志不降成德怒喝綁縛隨發賊兵五百圍住府衙捉擄家口抄搶家貲就將職父父子五人當日同時

殺死家衆百十餘口盡行慘戮婦女老幼盡行分散尸骸橫野慘不忍聞職向隨大兵駐防澧州時有叔父家人劉位從賊營逃出哭訴前情職彼時卽欲具呈控訴緣身任軍前粵楚遙隔以至含情至今幸今粵楚滿漢大兵雲集滇城職現隨大將軍貝子章領兵軍前適遇兩廣部院督師按臨欣見天日伏讀康熙十九年四月初三日 上諭自吳逆變亂以來各用兵地方文武官員有矢志忠貞克篤臣誼抗賊不屈幽忠難泯應加褒卹仰見

皇上如天之仁職叔父子家丁同時殉難正與上諭相符伏乞垂憐忠魂現暴荒郊特賜題請旌卹孀母臧氏姪女玉姐侍婦田大姐三弟乳母現在丁文耀之家兄嫂紀氏現在緱成德長男之家可憐骨肉慘分痛腸碎裂但緱成德丁文耀既經洗心歸順應當遵制舉首照例歸旗庶骸骨得早歸葬不致拋荒邊土捨去分散家口檄令歸還生死感激等情到部院據此擬合咨會煩為就近查明具題仍祈見覆施行等因到部院准此擬合就行脩牌仰司奉此該本司布

政使顏敏查看得原任潯州府知府劉浩殉難一案據潯州府桂平縣申稱原任本府知府劉浩於康熙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遭逆兵逼城劉知府誓衆拒守有城守副將蔣秉鑑陰謀獻城被偽總兵緱成德紿發兵圍衙抄掠家口盡縛出營至八月初二日父子五人一時被殺家物人口分散各營通城目擊等情除劉浩妻臧氏姪女玉姐等十一名口已經脩移定藩旗副都統查出現行桂林府查明親人收領另報外伏讀 恩詔內一款地方變亂以來凡盡節



殉難官員除已經恩卹外如有未經恩卹者詳查具題俱加恩卹等因欽此查劉浩殉難未經恩卹與例相符理合詳報其紀氏移准該旗覆稱緱成德已在北京家口原未回粵無憑查報應聽部議就近查給完聚相應一併聲明等因到臣該臣查看得原任潯州府知府劉浩當逆賊圍城之日櫻城拒賊忠心報國乃為城守副將蔣秉鑑所賣被逆緱成德等執縛父子五人皆抗節不屈同時捐命家口百餘悉為搶掠既已經該司詳查各取據印結前來臣覆核無異

是殺身成仁何知身後之名而破格褒崇實符恤忠之典伏乞

皇上勅部察例賜卹至於捨散家口已於定藩旗下查出浩妻臧氏等十一名口業行桂林府查其親人收領外惟伊媳紀氏據稱現在緱成德長男之家但緱成德久已進京家口原未回粵應聽部議就近查給完聚可也

題卹平南縣令殉難疏

據布政司呈詳為死節最烈等事內稱據平南縣詳稱據原任平南縣殉難知縣周岱生次男

周儻呈稱儻父岱生江西德化縣人康熙七年除授平南縣知縣歷任七年乃於康熙十三年吳逆煽亂賊帥緱成德擁衆侵攷儻父激勵士庶擐甲殲賊無奈力弱援絕城陷被執罵不絕口延頸就刃儻兄周儒同被慘戮儻母楊氏自刎殉節闔門親屬一時被掠者一十六人竊思儻父死忠儻兄死孝儻母死義挺五常之大節雖萬死其何辭獨是棄骨荒野莫返丘隴節烈沉淪未蒙表著情實難已儻聞變來奔匍訴前院傅蒙批臬司查還家口併將殉難緣由查明

月日確報以憑題叙隨經平南縣查明周令委於康熙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被逆寇緱成德攻陷平城岱生堅志捍禦援絕城陷全家被掠緬往府城其髮妻楊氏於本月二十五日罵賊自刎至八月初二日賊執岱生百計誘降岱生罵不絕口遂併長子周儒同時被戮掩屍道傍行路憫惻等情申詳在案詎期寇陷柳城前院傅身困逆變未得具題致父忠魂久淹竊見變亂以來死事諸臣俱蒙題叙得荷 皇恩而儻父全家殉難骨暴荒坵經今七載叩乞轉詳題

叙請給勘合生死啣結等情申詳到司隨經批  
 潯州府核查確報續據該府詳稱行據平南縣  
 覆勘周岱生殉節情由隨據闔縣紳衿麥瑄章  
 用贊郭三奇等連結稱康熙十三年七月賊帥  
 縵成德率眾攻城前任周知縣激揚大義擐甲  
 親督典史武佐鼎義勇陳瑞璘甘沛如狼總盧  
 扶寬潘兆祥馬元等奮勇捍禦前六月內在大  
 峽口對戰殺死賊渠歐論餘黨不計其數又於  
 七月二十日在武令峽口拒敵炮打死偽千總  
 吳飛龍奈賊勢眾大力孤難支義勇甘沛如黃

晚謝可能等三十餘人血戰陣亡二十一日賊  
 環攻平城城陷被執厲聲罵賊並捕官武佐鼎  
 網赴潯城同時被戮其妻楊氏自刎長子周儒  
 被殺一門忠烈果係情真今奉行查理合據實  
 結報又取有潯州府印結桂平平南兩縣不扶  
 印結申繳到司該司申詳到 臣 經 臣 批司再加  
 確查去後據布政使顏敏覆查得平南縣知縣  
 周岱生於康熙七年七月初九日到任至康熙  
 十三年七月內卒聞告變力守孤城勢窮援絕  
 闔家被掠義不苟存岱生死忠其妻死節其子

死孝節義萃於一門殉難情真但因變阻伊次男周儻於康熙十八年聞變來奔曾經具控前院傅方在查報又因柳城被陷未蒙題叙闡發幽光以勵臣節不能不仰望於今日也等因到臣該臣查看得原任平南縣知縣周岱生當康熙十三年吳逆煽亂賊帥縶成德統眾環攻岱生一往孤忠全家節孝鼓眾滅賊至援絕城陷氣烈益張合家死忠以報聖恩是誠百粵之高標而人紀之絕步也康熙十八年伊子周儻赴訴前撫臣傅弘烈正在確察題報間又因柳

州被陷致稽表揚今當急請表揚以慰幽忠再臣伏見邸抄如宜山縣知縣王焜殉難緣由我皇上特允督臣金光祖之請破格優卹竊念岱生事同一體烈著千秋更係部選印官仰冀

皇上下沛同仁寵加恩卹庶忠魂不致腐同草木而國典煥乎炳若日星矣

題建雙忠祠疏

據布按二司會詳為懇恩題請建祠以彰忠烈事康熙二十一年三月初七日奉本院批據闔省士民謝明英鄧生嶠廖三友易三相楊永清

蔣錫極等呈稱竊思感德為士民之情旌忠係  
朝廷之典原任巡撫馬功業著於邊圉精忠  
貫乎日月居治平之日凜冰蘖之心值逆氛之  
時死封疆之節痛矣妻子同戮哀哉奴婢投繯  
在 朝廷之褒卹既已表揚而士民之歌思欲  
新祠廟懇乞題明聽民立祠庶 皇仁廣被延  
血食於千年臣節丕昭慰忠魂於百世緣由又  
奉本院批發闔省紳衿呂象恒唐納牖等具呈  
為 國典旌忠已著輿情公道難忘懇疏題請  
俯准祠祀以慰忠魂以光臣節事竊稽有功於

民死勤事勞定國禦捍大災大患者皆在祀典  
粵西自吳逆猖亂半壁波沉幸賴撫蠻滅寇將  
軍撫院傅誓死倡義提師一旅由廣東出江西  
殺賊取道以迎 王師遂平東省爰事西征於  
康熙十六七兩年之間恢復梧州潯平樂等處至  
十八年桂林歸正全省漸復版圖蹟其數年櫛  
沐與賊誓不俱生委妻子破家業淡食麤衣不  
遑寢處以先士卒吐血嘔心厥有成績每於克  
城之日禁擾掠敦愛養偽將卒迎降者推心置  
腹觀望之輩加意招徠以致逆眾投戈民獲安

堵蒞任以來地方利弊悉心經理其有便於民生者不憚屢疏補牘之勞務期恩出於周於下每以滇氛未靖誓必滅此朝食三疏請旨出師雲南單師赴柳不待重兵意欲使反側心安乃竟為叛逆所陷寧死不污偽職執至貴陽罵賊死之觀其絕命詞有願為厲鬼誅群賊之語忠義凜然不閱月而逆孽殲滅黔滇盡復報國忠貞可為明驗其與古之顏常山張睢陽誠異代同揆矣今蒙聖恩特賜贈諡祭葬加等廕隆後裔在朝廷之報公忠恩榮已

極獨粵西被陷六載實賴深恩考諸舊典合應廟祀雖生祠原有明禁而死後實出至公為此聯名呈赴本院臺前伏乞俯鑒輿情准賜題請庶忠魂弗泯遺愛永存等因奉批仰布按二司會同察報奉此該本司布政使顏敏會同按察使黃元驥會查得原任巡撫馬當偽逆蠢動舉國若狂而能守節不回幽囚數載矢志忠貞甘心一刃聲色俱厲將軍巡撫傅克復舊疆民不知兵出師討賊慘遭陷戮是兩院皆能就義成仁大節大忠有光於國有愛在民業蒙恩

褒重以優卹而直道在人實有同情堪表雙忠  
 同馨俎豆既據闔省紳衿士民懇恩題請伏候  
 本院特疏題明建祠省城以垂永久可也等因  
 到臣該臣看得原任撫臣馬雄鎮當逆氛狂熾  
 之日矢志不二幽禁三年罵賊以死妻子奴婢  
 皆以貞潔自盡非其孤忠自許安能全家就義  
 原任將軍撫臣傅弘烈仗義興師志在滅賊乃  
 披誠撫逆蹈危不屈殺賊之心死而益烈此二  
 臣者皆以生仁粵以死報國節著炎荒炳於  
 丹青應從慕義知恩之請永為護土福民之祠

茲據闔省士民歌思不忘願為立雙忠合祠以  
 延血食以昭忠烈似當允其所請者也  
 請畱巡撫標兵疏

竊照往年因吳逆負勢作孽隨將巡撫各官還  
 其軍務復其標兵以叅駕各標攝服群情今吳  
 逆既剪中外昇平見邸抄議將標兵盡撤以節  
 部餉既要路各宿滿兵又分畱提鎮在撫標似  
 屬虛設然臣常詳察前代治體不但漢唐開創  
 必借蕭張房杜以縱發韓彭而驅策英衛卽治  
 定功成亦必門下中樞之官合總於內而臨民

涖政之臣分總於外使其樞機轉移常在 朝  
廷且在外無有司難制之人即我

皇上銷兵撤藩之聖心也歷代 本朝皆同此旨逮  
輔臣以為各不相轄遂幾不逞 臣請詳言其故  
祈

皇上睿照廷臣會商如前代武臣以魁傑之材統驍  
悍之兵進而摧鋒陷陣退而稱干比戈是一派  
武怒蹶張之氣勢也其於文移政事民情治體  
誠難嫻而易傷至於司道府州縣印官一舉一  
動則皆有部例憲綱事事循朝廷之章程一事

乖宜上下洞燭是一片規矩準繩之世界也若  
巡撫常有軍務之銜標兵之設於提鎮副叅及  
遊守千把分守分汛無事不有關通即無人  
有範圍是納武怒蹶張之氣勢於規矩準繩之  
垂界則紀律當益明而警備當益嚴 臣再察各  
省撫標不過二三千兵總計楚蜀滇黔閩粵甘  
秦不過二三萬兵費餉有限若訓練調發居重  
馭輕其政事常通行於文武軍民之中以漸融  
其旁行橫出之習其標兵常威服乎土漢蠻荒  
之外以密折其掉頭跋扈之衝是謂提綱挈領



文恬武熙真正太平也歷代皆然若督撫不稱此職立行革除慎簡在廷名臣以充其選是以一督撫而默奠百城之阡危明開全省之太平合數省督撫之網維啟萬世文明之運會從此護封疆有人而察照護封疆之人又有人將軍中之一舉一動朝廷無不周知衛社稷有人而維持衛社稷之人又有人將諸方之一進一退朝廷無不如意臣竊以為數省巡撫之標員標兵未應一概議撤也留之只如平常久之自有良效如重熙累洽撤又何遲若聽其各自為勢遂無關會又恐漸成廢格臣實為萬世太平造自今日起見非區區一時一省之計也在廷滿漢諸臣無不深識治體况我

皇上天縱聖哲萬幾明於指掌更有神聰之鑒應無俟臣言之畢也

亟救粵饑疏

據布按兩司詳稱粵西地處極邊山多土瘠民少且貧在昔已然乃自變亂以來屢遭蹂躪死徙逃亡十室九空少壯投營伍老穉填溝壑凋殘已極幸大兵恢復民慶更生然師旅往來糧

料供應雖給價值必取辦於民且解運軍需搬送兵馬船隻人夫成千累萬何非民力所望時和年豐猶可苟延殘喘不意十九二十年連遭夏早秋收甚薄屢據州縣報災請勘因災不過四五分不敢請蠲仍勸勉輸將其實民間筋疲力盡迨去冬滇南大定流移者漸復故土為兵者漸已歸農連年之物力既盡去秋之農事又空目下青黃不接資生無策據各屬詳報二月以來蕨薇食盡榆桑為糧饑病隨作災疫流行以致餓殍載道乞丐成群甚至有全戶逃亡

止餘一二者亦有一家死絕無人收殮者又有一村遭疫竟無人烟者非惟目不忍見亦且耳不忍聞合無仰懇院臺設法賑貸但署官無俸可捐錢糧無項可動仍乞特疏題請將廣西捐納銀米事例暫且復行俟賑畢之日報部停止其本年錢糧量行秋收緩徵以恤窮黎可也等因到臣據此該臣看得粵西連年供應大兵軍公浩繁民力久竭至於十九二十年又遇夏旱秋成甚薄曾據各屬報災委勘不過四五分不合蠲例雖勉強勸輸而化儻益甚今滇南大

定流移者既漸復業投兵者亦漸歸農但時下青黃不接現在之民無可餬口新回之民難以着家加以瘟疫流行死徙載道節據太南柳慶梧州六府屬十一州縣申詳隨批行布按二司查覆無異臣現在設法補救一面倡率司道府各官竭力捐輸先從太平府買米賑粥次第推行外但無限饑民今方三月必須接濟以待秋收乃得苟延而成安輯奈府廳以下俱係委署無俸可捐州縣又無錢糧可動合無籲懇

皇上俯念邊民萬苦准臣借支司庫不拘何項錢糧

於湖南就近地方買米賑濟仍照饑民多寡責成各知府親歷州縣監督支放務沾實惠使無他虞以秋收為止將賑過饑民姓名數目造冊呈報仍祈 皇恩俯准將廣西先經題定捐納銀米事例暫且復行俱於桂林府就近捐納俟賑畢之日約計借過司庫銀若干捐納之數足抵原項卽行奏報停止至本年錢糧已奉部文撥餉不敢請蠲惟量民力可輸納者卽行陸續勸輸其饑民銀米悉於秋收後催徵庶 國課無虧而民生有賴饑民懸釜待炊臣等引領待

命伏乞迅賜施行

藩下傭工人等應察釋為民疏

計今粵省與滇疆俱經底定

皇上兩造太平實為前古所無至如定藩一旗之人

臣陛辭時亦曾口奏目下宜全撤入京以仰慰

皇上撤藩銷兵之初心固不待言但粵西地瘠人拙

定藩家口亦經三次傾覆視各省各藩擅重利

而擁厚福者為窮故其中多流離依附之貧民

臣再四審察總計其人除支俸官三十九員其

撥什庫馬步甲兵二千五百餘名官眷七百餘

口家口二萬二千五百餘名口其的係官兵親

屬者自應各隨官兵照數進京以儲為入旗披

甲之用若其本省隣省投靠傭贅牽連假借孤

孀老穉之類種種不同各有蠅頭餬口之情實

多土著難移之累若一概遣發將起身之牽扯

號陶沿途之騷屑鼠竄即到京亦難資其用况

在途必先受其擾倘得察釋為民編入里排輸

糧納稅強者歸旗弱者歸農既密收有用於規

矩準繩之中而永靖邊疆復免驅無用於疾痛

苦亡之地而空騷腹裏將精粗美惡同歸於善

而離合悲歡總維其安臣久侍天顏竊見

皇上神機濬發大臣曲籌密運其於此事想已久有

成算顧臣身在粵省見此情形不敢不從實一

陳亦曾與郎中臣舒恕提督臣哲爾肯面酌其

槩謹密疏具題仰希睿鑒酌行

粵船裝送大兵應於交界接替疏

粵西接壤湖南其桂林一帶河道曲細陡險凡

官兵乘載皆係片板小船便於挽拽前柳南大

兵進京及馬鎮家口歸旗所需船隻臣行令各

府屬百計僱覓裝送出境至湖南交界更換勉

奏完公今值滇南全定粵省大兵凱旋藩旗入

京隨檄驛傳道正在預為措備間又准偏沅撫

臣韓立琦咨開往來官兵乘坐船隻自廣西省

來者令其徑送長沙更換等因到臣准此又備

行驛傳道查報今據該護道事桂林府委署知

府徐鳳鳴詳稱粵西僻在天末土瘠民稀猺獞

居其七八江路並無大水大船所置木馬淺水

船隻不過三艙四艙僅適細流之用又為數無

多昨柳南大兵凱旋護道於各府窮搜遍索僅

得土船千餘隻減數分載自南柳開行節節牽

挽歷險灘四百餘處過興安三十六陡凡一千五六百里閱兩三月而至永州其中層折磕破在在修艤整理抵楚交界官民俱敝此皆本院所深悉也茲奉偏沅咨移據衡永郴道詳稱粵西大兵經過湖南應需船隻務在長沙更換等因查粵西戶口不及湖南一大郡逆變以後荒殘憔悴大兵大役勉盡本省職分已難自救豈能復代湖南永衡二府任一千二百餘里之差在長沙遞送武昌皆長江巨浸一船之載可兼粵西數十船順風揚帆二三日可到其逐省更

換為力甚易如桂林出楚限以陡河步步險阻船既不能重載土著水手又不諳瀟湘水道勒之使往傾覆立見何可與長沙同日而語也即察定例粵西一切大差與夫康熙十九年蒙古大兵回京馬承蔭解京所用船隻水手皆於永州更替咨部報銷從無長沙更換之例查康熙十八年簡親王大兵由湖南入粵萬兵萬馬水陸雲屯其零陵東安夫船亦於全州接替並無徑送至粵西省城之例今日回京大兵乃欲桂林船隻越衡永二府而送長沙是遵何例也夫

扒桿出於永州自昔稱為船藪往年經畧洪轉  
 運粵糧曾於永州打造扒桿船四百五十隻協  
 濟粵西各船水手亦募之衡永各處以濟粵僻  
 兩隣難易遠近相懸船之大小水之順逆又相  
 懸尚思協濟以共完 國家大事今何至使粵  
 船代當楚差永屬各官不求本省幫扶反以隣  
 國為壑也伏乞本院移咨偏撫查照從前舊例  
 凡遇遞送官兵大差行令永州府備辦夫船於  
 湘口驛接替免致推諉貽悞軍行至於水手工  
 銀計站支給粵船送至永州工食亦給至永州

而止無容混銷其於部例原不相背想楚民粵  
 民兩省院道均無歧視定能使之各適其所無  
 俟護道籲陳之畢也等因到 臣 該 臣 看得粵西

灘高水淺從來商賈罕至其所用之船名為木  
 馬淺水不過三艙四艙僅適陡河灘險之用強  
 入楚江必至覆沒所以舊冬大兵回京粵船出  
 楚即照舊例在永州湘口更替此領兵各官目  
 擊楚粵大相懸絕者也今准偏沅撫臣韓立琦  
 咨開欲令粵船徑送長沙更換等語 臣 行據驛  
 道詳稱粵船甚少且自桂林出楚限以陡河船

既不能重載人又不諳楚水勒之使往傾覆立見查十八年簡親王大兵由湖南入粵零陵東安夫船亦俱於粵界全州接替並未徑送省城今日大兵回京乃欲粵船越衡永而送長沙實難勝任等情前來臣查定例大兵所用夫船工銀計站支給粵船送至永州則工銀亦給至永州而止楚船自永接送則工銀又從永州而始於例原無相悖於理始得兩平且粵省邊荒久殘夫船莫措目下大兵及藩旗官兵家口船隻臣尚請於湖南近粵之處酌量調幫必照例於

永州湘口交替庶疲困之赤子不强納於波臣而大軍之行舟亦不貽悞於坐視矣  
請畱標兵再疏

粵西外控四十餘處土司內制數十餘萬猺獞在異類盤踞腹心前季煽亂殆無寧歲省城五十里外一望椎髻跣足挺刃持鎗成群蟻附而行者皆猺獞也今仰承天威各省底定粵西大兵盡撤客兵盡歸守兵議裁一時省城獨有撫標兵三千其城守兵雖有一千二百之數近已議裁七百止五百名除佈防屬縣塘隘外存



省者十僅二三故於留撫標之外尚請調援剿兵一千以副將溫紹賢統領以助聲勢皆再三斟酌萬難稍緩之情若再裁撫兵則數千里重鎮空城孤懸於百蠻之窟中晝乏操戈夜稀刁斗終非善後於全省而保泰於初平之計也臣亦知節餉為急凡可議裁已於調劑粵西戎務一疏內裁兵共六千有奇汰馬共三千有奇至於撫兵一項因省城逼處諸蠻又借以彈壓一切節制羣情與他省不同萬難議裁臣目擊此情凡從前領兵滿漢文武及往來奉使諸臣皆

所洞悉今都統臣包柱督捕理事官臣麻勒吉郎中臣舒書亦曾與臣籌畫事關封疆若必盡裁是空假撫臣以節制全省之虛名而張空拳於萬刃之中強欲制其死命撐孤舟於萬灘之上漫無一把舵者也臣不敢不再疏題請

雲南投誠家口不應遶道粵西疏

據布按二司及驛傳道會詳稱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初六日奉本院案驗內開本年八月初五日准兵部咨稱該臣等議得貴州巡撫楊雍建疏稱大兵凱旋皆由黔入楚且在黔養馬支應

浩煩人民俱已躲避今雲南投誠家口數萬進京如仍由黔地夫糧萬難支應廣西一路原有水路可通自馬別河至安籠所自安籠所至田州便通水路請將投誠家口改從廣西水路而行或於內中選其有力量馬匹者由黔陸路其老弱殘疾無力量馬匹者由粵西水路等因前來查廣西田州以至安籠所并馬別河原未設有驛站今投誠家口可否自馬別河由粵西水路之處應咨該撫會同雲貴督撫廣西巡撫速行妥確定議具題到日再議可也等因康熙二

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題本月二十三日奉

旨依議欽此密封到部咨移到院准此備案行司會詳以憑咨題施行等因奉此該本司布政使顏敏按察使黃元驥驛傳道朱麟兆會看得自雲南取路貴州計陸路一千五百里卽抵楚界其陸路見有州縣衛所設立驛站若自雲南取路廣西計陸路一千八百餘里並無驛站水路二千七百餘里多是灘險共計水陸四千五百餘里而後得抵楚界再查安籠所至田州旱路九百餘里中間均係土司獍獠山箐無人瘴

癘一染卽病從來不應漢差乃偶然用奇兵間  
路向經 欽差瓦部卽至粵安設驛站於二十  
年正月內親身相視蠻荒惡瘴萬難強設止令  
綠旗官兵搭蓬擺塘走遞軍機久經題報在案  
又於二十年四月內部覆雲撫伊所題籌議緊  
急軍需等事一案奉 旨廣西雲南相隔遼遠  
路險山多且有苗蠻民人居住大兵糧餉關係  
甚要若待由廣西運送糧米軍需必至有悞着  
再議具奏欽此業蒙

皇上洞鑒深悉難行之情亦經停運在案其陸路之

不可行如此又計自田州遶經五府水路萬重  
惡灘多係逆水甚至興安三十六陡皆從山頂  
發水石底拽船動須數月工夫其水路之不易  
行又如此遠近險易相去百倍孰與鎮遠登舟  
一帆卽至漢口也且粵民疲困不啻黔省如簡  
親王所統南柳大兵回京又馬逆家口并見今  
定旗下十五佐領家口數萬奉 旨進京用船  
無算粵西土船幾何民力水夫搜括無遺蒙本  
院恫念設處之難尚會商副都統包部堂麻具  
疏題明分作兩次起行正苦措設無術集船候

發今若不據實詳明再引滇省家口於萬瘴萬山之中坐險耽延土屬驚擾徒為官民兩病之局而反有悞於軍公大事矧田泗林隆一帶土司從來不過羈縻非可與內地一樣編排差撥在僻惡之壤原非通衢若使土人畏差疑阻是亦邊荒安危所係所當急為籌慮不獨勢所難行也總之舍有站之通衢就無人之險道舍順流至近之便路就逆水至遠之紆塗曠日遲久如旋磨蟻之盤多費滋劇終成半塗之廢設身處地皆知其不可知其不可而強為之非所以

愛民察其終廢而姑從非所以愛國驅家口於瘴毒必斃之區措人夫於土蠻鳥散之處行人土人俱成坐廢隣省本省總屬悞公伏乞本院俯察司道等所陳原從地方起見并不敢一毫偏執咨移滇黔督撫各院自能照察此情會同題覆等因到臣該臣查看得雲南進京大道惟有貴州今投誠家口貴州撫臣楊雍建以夫糧難支請從廣西而行部議廣西田州以至安籠所并馬別河原未設有驛站今投誠家口可否自馬別河由粵西水路之處應咨該撫會同

速行妥確定議具題到日再議等因臣即備行  
司道地方官從公集議而按察使黃元驥曾隨  
營督運身履其地險阻皆所周知據稱雲南取  
路貴州計陸路一千五百里即抵楚界一路俱  
有州縣衛所設立驛站若自雲南取路廣西計  
陸路一千八百餘里其間鳥道崎嶇只有獍獠  
土人並無州縣驛站又計水路二千七百餘里  
高灘逆水步步難行通共計遶水陸四千五百  
餘里而後得抵楚界仍遍遶湖南湖北而後得  
出楚界此道路之紆直難易已自燎然再查安

籠所至田州旱路九百餘里皆係山箐無人瘴  
毒衝發從前欽差郎中臣瓦禮虎至粵議設  
驛站延途查勘洞見荒僻情形萬難強設止令  
綠旗官兵一二十里搭蓬塘遞久經題報在案  
後蒙

皇上於籌議緊急軍需事一案奉有廣西雲南地方  
相隔遼遠路險山多且有苗蠻民人居住若待  
廣西運送軍需必至有悞之 俞旨停運在案  
今此路或瘴或險或土屬並不應漢差而強使  
數萬家口入其中恐非所以生全之也又况粵

西大兵回京及馬逆家口并現今定旗家口進京夫船水手搜括已盡而猶以船小人多經臣會商副都統臣包柱理事官臣麻勒吉兩次起發支應浩繁與黔省何殊且黔省至鎮遠府舉步卽得楚船一水可到漢口而廣西則自田州以下歷南寧潯州梧州平樂桂林五府節節隨水換船處處照灘派夫曠日糜費十倍於黔省徒紆其道徒苦其民而究竟無益於軍公臣今若不據實詳察而漫應塞責以致三省同悔其悞則又臣不早言之過也

條奏粵西鹽政疏

廣西額引總計四千四百九十一道又代銷富賀二縣引五百八十八道額稅總計三萬六千餘兩至於拆運之法在舊例官民分配行銷因粵民素貧無資難於承運間發官帑以為成本自本土屢遭逆變煙戶益凋運鹽銷鹽買鹽食鹽盡成廢格而前撫臣傳弘烈題定三商祁上樟程尚鼎雷起元在梧廠三股分銷又設水商黃芝隆陳隆賴有功赴東省一統拆運不期水商手無現銀乃甘持券加息以賒場鹽廠商亦

手無現銀又復持券加息以賒厥鹽埠商亦手無現銀乃又持券加息以賒包鹽三賒之後鹽益貴而民不堪然在鹽雖可以空券賒運而課豈可以空券賒納乃又加重息持券以取勢要實銀子母數倍鹽益貴而民不堪加以藩勢佔行總商勒價攙以私販強以派銷鹽法與民生騷然俱敝臣今謹徹底清察博採土漢民情復集司道府州縣公議根革東省霸場轉賒之弊又腰革西省霸廠轉賒之弊僉驗流土殷實之商照府分派直從鹽場運至各該府分於每府

設總商一名專任一府拆運完課之責又於州縣各僉土商一二名分任各屬接兌轉銷之責每府商與所屬州縣土商聯為一局各有呼應其所裁舊商願認領者亦同派入各府分運辦運在商督察在官按額考成以杜稽壓之弊九府中又察其緩急於鹽法道間發官帑稍權其利以歸公家如是則各弊盡革民得食平價之鹽官得應考成之期臣又察西省定例每引經梧廠先納鹽餉銀六兩六錢零獨富川賀縣銷引八百八十二道又南太柘思代銷五百八十

八道向係東商借勢行私因鹽自封川進口不由梧廠止納正餉一兩一錢六分零今酌定引歸西商辦運一例行鹽納稅將二縣一千四百七十道之引每引照通省例各加稅銀五兩四錢七分零計可加稅銀八千零四十七兩六錢二分零引仍照舊融銷以完歲額又察水客拆運東鹽除應輸東課外每包私加廠商包費銀二分五釐合計梧廠引數共有七萬九千九百九十四包乃私收一千九百九十九兩八錢五分臣已檄令蒼梧鹽法道李世昌將此二項共

銀一萬零四十七兩四錢七分照數收納貯庫聽候撥餉統入二十年分奏銷外請從此酌為定例照徵計每年可增餉銀一萬兩有奇盡除私壟之利以歸國用立杜行銷之偏以資民食再東西兩省官侵勢奪攬行私販及一切官吏陋例並出場過廠之雜費盡行禁革既以蘇民又以蘇商而後課乃可以漸生國乃可以長富雖係一端而亦所以仰承裕國安民之聖意也

請頒 御書疏



臣竊見古來哲后研心聖道煥為宸章又精於墨妙以潤皇猷名史至今傳之

皇上天縱神姿體道勤學之餘時亦茹毫引墨命筆之際斗轉天回撰為大字如清慎勤等

天言賜誠近臣各為家寶何止房喬謂唐宗之翰飛花發也而各省督撫衙門為民具瞻乃簾遠堂

高反無緣一觀聖作物觀之美臣躬撫百粵去臣天萬里雖臣至尊之聖德天表經臣口傳

而顛顛荒服皆心生渴羨奈舞蹈無從倘蒙皇上慈恤粵省將清慎勤等楷書貞訓賜掇於本省

督撫公堂之上使全省文武軍民盡覩龍光

永垂寶訓是誠耳提面命更於天下直省督撫公署一體懸賜不但觸目儆心兼可瞻天仰

聖臣陛辭時亦曾稍陳其意竊察前代人臣

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之戒今有司官衙尚皆有石刊當路嘗目在之臣身在粵西親見滇孽

覆巢安南款貢經臣兩進率舞之象百蠻各預

劫襲之恩兵罷民蘇再造太平若

皇上錫以至訓極筆傳為子孫黎民萬世之章程孰與游情翰墨點染一時普為四海九州之矩矱

孰與涉筆風雅葆襲數家從此馨傳萬載為歷代帝王之所無是

皇上之告誡咨做無一省不周而

皇上之睿思欽謨無一省不照也臣竊從天下臣民

祇承 聖教起見非敢俯循乖俗之曲阿也

題留右江道員疏

據按察司詳稱康熙二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奉本院案驗准吏部咨九卿詹事科道會覆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徐旭齡題為海宇已寧等事奉 旨這議裁各道員缺係何地方着明白開

列具奏欽此將康熙十三年以後添設應裁各省道缺詳開具題計開廣西省應裁道員分守蒼梧道分守右江道分巡桂平道分巡右江道分巡鬱林道康熙二十一年十月初二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咨移到院備案仰司奉此該護理司事桂林府署知府徐鳳鳴看得粵西守巡各道缺康熙六年裁撤之外止留左江道一員駐劄南寧八年添設驛鹽道一員駐劄梧州十三年逆變部議復設右江巡道一員至十六十七年間前任將軍撫院傅以粵西用兵所復

地方必須道員彈壓題請設復分守桂平道分  
巡鬱林道分守右江道并分巡右江道共四缺  
十九年內署撫院麻因進勦滇黔郵務孔亟蒼  
梧守道距省甚遠難以料理題請將桂平道改  
守為巡并令兼管驛傳於是分守蒼梧道兼鹽  
而不兼驛此各道設復之由也今蕩平已奏桂  
平蒼梧鬱林右江守巡五道俱奉裁撤自奉部  
文之後隨蒙兩院行令護司會同酌議遵察各  
道中如分巡鬱林道設於鬱林居梧潯之中原  
係內地無庸議外若右江守道設於柳州巡道

設於賓州為漢土衝要之處察兩道所轄地方  
東至潯之大藤峽與平之南隘等處西至黔之  
安籠獨山等處北至楚之武靖黔之黎平等處  
幅幘千有餘里皆深山窮谷獠獍狼苗環聚而  
處叛服靡常雖有府州縣與各汛城守必得監  
司居中控馭而後千里之中可得呼應調度寇  
盜不致生心是右江兩道所當酌留其一者也  
至分巡桂平一道兼理通省驛務分守蒼梧一  
道兼理通省鹽政康熙八年以驛務鹽法歸併  
一道管理今驛傳鹽法兩道如俱裁汰驛務鹽

政既非府所能攝又且課無所屬兩無歸着並無別道可議兼理則驛傳鹽法所宜歸併一道候部酌留者也總之粵西闔省止有三江在左江道專管潯南太三府在右江道專管柳慶思三府在驛鹽道兼管桂平梧三府所謂鼎足之勢若缺其一非所以建威銷萌伏乞俯念柳慶思等郡漢土雜處實係巖疆將右江兩道題請仍留其一其驛鹽一道原係康熙十三年以前設復及今難以議裁併請題留以壯嶺右屏翰之重其於國計邊防裨補實非淺也等因到

臣該臣看得粵西地處極邊多有土司猺獞雖設郡縣若控制呼應非道負不可查三江九府不過設道三負便足控馭全省官至簡而法至密可為萬世太平之計查梧州為三江總匯應照康熙八年例設守道一負兼管驛傳鹽法事務并轄桂平梧三府仍駐劄梧州府至左江所屬潯南太三府既設有道負其右江所隸柳慶思三府接壤滇黔幅幘遼濶猺獞雜處土司環列自應留設一道居中控制是必不可裁之數臣等實從邊疆起見仰冀

皇上睿鑒設復於固圍寧邊或亦有小補也

供應凱旋大兵夫船疏

臣撫粵以來各就漢土民情興革拊循務令窮  
簷安生今亦漸有起色是皆賴我

皇上天聰睿算復造太平於今日至前回京大兵及  
定南官兵家口兩次起發日期雖經題報在案  
今據桂平驛傳道今裁缺候補僉事朱麟兆詳  
據桂林府署知府今革職徐鳳鳴詳稱粵西大  
兵及定旗家口進京共二萬六千五百餘名前  
後兩次給過四艙船一千二百三十七隻五艙

船七百九十六隻查現行定例回京大兵上水  
頭號船坐五十人給緯夫八名二號船坐四十  
人給緯夫六名三號船坐三十人給緯夫四名  
水路一百里為一站每站給緯夫銀一錢下水  
不給緯夫等因通行在案粵西河狹水淺原無  
堪坐五十四十三人之船民間所造多係小  
船止可於附近村庄裝運穀米不堪載送官兵  
又奉憲行嚴切不許封拿勒僱驚擾城郭村落  
之民阻滯河路商販之客務期官兵得所市民  
安業所需夫船悉照民價僱用職府隨同委官

於省河僱募僅得民船百餘隻續蒙行令各府於各屬境內搜覓協僱陸續解到亦不過三百隻迨後尚負於北界東界多方僱募始得濟用自桂林至永州大者每隻費價十餘兩其次亦七八兩除照部例支給外其餘皆係府州縣各官民設法襄助其緯夫之不足者地方百姓亦欣然裹糧効力又船過興安三十六陡正值隆冬水落渠流僅存一線竟日止拽一灘蒙憲調委多官分頭照幫督率各屬民夫開渠借水逐船擡拽各夫晝夜泡立水中閱歷月餘而始出

陡幸本院調劑多方皆副都統包柱部堂麻勒吉暨各夸蘭大叅佐等官所深知也茲船隻送至永州更換完訖殘粵之民尤荷朝廷如天

之仁而地方官民於此重大軍務百方拮据庶幾無悞至供應夫船用過銀兩雖例應在驛站錢糧內動支報銷今本省驛站存八銀兩各屬需用不敷並無可動應而措設僱覓實視別省為苦倘特疏題明使官民奉公之誠得以仰達天鑒亦戴憲賜於罔極矣等情前來臣查粵西凱撤大兵旗兵供應夫船取辦於殘粵官民

實為竭蹶計前後用銀例應於驛站錢糧內報銷而本省驛站存八銀兩各屬現在需用不敷實無可支抵顧臣與地方官民同心措置幸稍得宜故或無擾皆我

皇上遠照殘疆立停西運特釋難民以大仁生其感勸如此也今全省得安享太平即將此項不入司農奏銷以盡百粵官民一念之微誠以頌祝聖德於無疆也

題留學租疏

據提學道按察司僉事加三級王如辰詳稱竊

照粵西遠在天末數年以來遭逆陷害各學諸生凋零已甚本道蒞任之初破格作養多方鼓勵文風稍有起色又奉本院設立書院捐俸供給加意栽培士類莫不欣瞻查粵西舊例各學貧寒之士動支學租銀米賑給自康熙十八年因軍興暫充兵餉今閱邸抄湖南先已酌復今廣東省學租又蒙 皇恩仍留賑給况粵西士類苦寒倍於他省似當援例將粵西通省現徵學租熟銀一千零五十九兩四錢零熟米三十二石七斗零照湖廣廣東省例自康熙二十三

年分起留賑貧生永復舊制再查舊例廩生每名給銀二兩增附青生各給銀一兩五錢至於糧米原係桂林府及永福縣二學共現徵熟糧米舊例通融賑給該府屬貧生廩生每名給米二石增附青生各給米一石五斗其賑給過貧生花名數目逐年造冊奏銷存剩銀米移解藩司存庫貯倉聽候部文撥餉理合一併聲明詳請本院垂念邊方寒士特疏具題請留賑給貧生等因到臣該臣看得粵西素稱荒僻自逆亂以來文教未復臣多方培養雖漸有起色惟是

士多貧苦謀生不給較他省為甚查學租銀米一項舊例賑給貧生自康熙十八年恢復以來暫充兵餉茲海宇昇平各項錢糧俱准照舊酌復而湖南廣東省學租又經部覆仍留賑給則粵西通省學租銀米亦應請照舊例賑濟貧生者也





中山書院

撫粵疏

吳



